蹄風著



# 清宮劍影錄

6

# 清宮劍影錄

第六集

蹄風著



# 目次

# 第十八回：小俠士巧尋達摩劍

探寶鷄蒙面女出現　會紅瘤武當道施威

且說紅瘤道人靈谷子，見那少年俠士刹那間連接剉倒兩個武林高手，正在驚奇；那少年已縱身發劍，風一般的向二人身上剁落。這時候，山崖後人影幌動，呼的捲起一陣怪風，沙石草根隨風飛揚，倏忽間面前來了一個老道士，頭戴純陽巾，身穿水火道袍，年紀已在七旬之外。紅瘤道人在巖後定眼一望，當堂打了一楞，來的正是武當山掌教紫陽道長，這個老頭兒歷來和崆峒派中人作對，當下一驚非小。

紫陽似乎還未發覺紅瘤躲在巖後，他把衣袖一拂，盪開了少年的劍，隨就說道：「洪英，你殺他們不得！」那少年把眼瞪着這個突然出現的怪客，問道：「道長是誰？這個是在下的殺父仇人，你還是休管的好！」他對老道帶點警告的神氣，怎知說話之間，仆在地上的中年漢子已翻身站起來，老道身軀一擺，擋在漢子跟前，對少年道：「洪英，李來風經已離開清宮多時，如今當了洪門的副座主，你父昔日也曾在紅花亭聚義，世間無不解之怨仇，今天你就聽貧道的勸告，忘掉了這一段樑子吧！」少年把劍一揮，忿忿的道：「你橫來干預俺的事，眞的豈有此理！這次是他自來討死的，你再多管時，勿個惹上小爺的氣。」立刻把劍一沉，斜裡掃出，颼的在紫陽身旁閃過，直戳漢子的下盤，又快又捷。那漢子還沒抓回地上的劍，眼看一股黃光瞬的匝地捲到，忙的縱身拔起，要躲過來劍。誰料少

年中途變招，一下「倒掛珠簾」，向上扎出，劍鋒跟着那漢子的脚下剁去。

半空人影乍現，一霎間那道士已是隨風引起，一股衣袖風把少年的劍盪開數尺，他已把那中年漢子提着，順勢帶起，少年急的縱身趨上，老道半空轉身，閃電般來一勢「猿猴摘果」，把少年的劍攫在手裡，向空一拋，那劍就像流矢般直向山巖飛去，那處正是紅瘤道人躲着的地方，只聽破空一响，那劍拐彎直射，竟然在紅瘤道髻之上擦過，貫進石壁數寸。紅瘤雖然武功高强，可是剛才紫陽使的一手內家飛劍本領，速度比聲音還快，一般內行人不過拿聽風辨器的聽覺功夫來躲避暗器，可是紫陽投出的劍嘶的便到，快如電閃。當下嚇得紅瘤一跳，翻眼看時，紫陽已連那頭陀僧人一齊挾起，脚下幾起幾落，漸漸隱沒在雲霧迷茫的山嶺中不見了。

紅瘤正在發楞，半空人影一翻落下，原來少年尋劍到來，見了他似是吃了一驚，當堂退後道：「你也是一窩兒的妖老道！」雲中鶴看見少年罵他的師傅，不禁怒道：「你這小子好沒道理，誰是你罵的！」呼的上前正待一掌打去。紅瘤忙斜裡攔着，叫道：「徒兒不要動手！讓我來問他。」轉身對少年道：「這位小哥不要怪，貧道就是崆峒山的靈谷子，你父鐵飛龍往日和我們崆峒派中人來往甚密，那時你怕還沒生下來呢，你今天來到這裡，怎麼招惹上武當的紫陽惡道？你不妨對貧道說出，或者可以助你一臂。」那少年看了他一眼，突然倒身下拜道：「姪兒洪英，向老前輩叩頭，姪兒自從先父遇害，幸得家母帶我逃出，後來跟雲南白鶴觀的白鶴道人學技，他老人家把藏派劍法傳授了姪兒，聽說當日達摩祖師還有一手不傳的劍訣刻在這一帶羣山之中，那地名叫『寶鷄洞』，當年有一鐵函留在嵩山少林寺，但給大清皇帝派人取去了，家師便着姪兒到來，尋得這一種不傳的達摩劍訣。前些時姪兒



路經華山，無意中救出一位女子，惹上了江湖人的注意，怎料李來風探出姪兒是鐵飛龍的兒子，竟一路跟踪到來，那武當老道怕是和他們一鼻子通氣的。」

靈谷子把洪英拉起，端詳一眼，覺得這少年人相貌生得十分英俊，比他的徒兒雲中鶴更加出色。心裡暗想：「我正要找一個好劍法的人來相助，這小子剛才出手不凡，目前何不利用他一下。」便道：「洪賢姪，說起來都是自家人，不瞞你說，貧道這次到來也是尋求達摩劍訣，如今已獲得一些眉目了，賢姪既是抱着此志到來，我們可以一起去找，這樣就不怕紫陽前來加害了。」說了就把洪英帶到他結廬的山嶺上，又談過一番，覺得少年對答如流，一時相信他的確是鐵飛龍的兒子。

原來這個冒充鐵飛龍兒子的洪英，就是司馬長纓所扮，他在一個月當中，查清楚了靈谷子往日交遊的人，立心要幹出一宗大事。還怕紅瘤道人不相信，特意編造了一番說話，又找到當日殺死鐵飛龍的仇人李來風一起到來，令到靈谷子不能不信。至於武當山的紫陽道長怎麼也突然出現，將來自有分曉。

靈谷子得到洪英答應相助，他便每天帶着一起到山頭上踏勘方位，洪英聰明機智，不上幾天便領悟那偈語中的道理。他對紅瘤道：「前輩已看出山峰上的石縫，就是子午線透過的中點，可是姪兒幾次攀援到峰上石縫裡察看，都沒看出什麼，那麼玄妙之處，怕在於『離宮』兩字裡面，而且『依時一現』那一句話，也定有作用吧。」老道想了一會，答道：「洪姪兒，你沒懂得堪輿的學說，那羅盤上的作用十分巧妙，明天讓我把『離宮』的穴位拉正了，你站在那裡看看有什麼發現，再來研究好了。」

第二天，靈谷子帶着洪英和雲中鶴來到嶺上，抽出輿盤定好離宮的一點方位，教洪英站着細看。這處對正石縫，不久日在天中，午時已屆，隱約聽到脚下隆隆發聲，伏地一聽，像是波濤冲激，細看這一帶是山谷的一端，巖石嶙峋，心裡便想：「這底下或是地下暗流未定，否則羣山積聚的坑水，怎麼沒見一條山溪流出來。」一面對靈谷子道：「姪兒已想出一點道理了，明日午時到來，或可找到一些秘密。」靈谷子半信半疑。那天晚上，洪英向雲中鶴討取一具盛水的砵盂，這是青銅打造的東西，他抓了一把幼砂，把青銅擦的光亮，等了一天，大家再來到山峰下，洪英把銅砵盂携到峰上石縫裡放着，回到靈谷子跟前。一會正午，日光映在青銅砵上，反射出來，光影投在一幅斷崖脚下，洪英喜的道：「前輩，這光影投射之處，才是偈語中的竅門，前輩快打開堪輿盤，站在這一點來推尋離宮的秘密，那就會有發現了。」靈谷子一時悟得妙諦，忙把堪輿盤的經緯線移動，果然找到八卦裡離宮方位所在，就是峽谷的盡頭，這處往日是一面懸崖瀑布，如今成了一幅巖巉峭壁，非有輕功本領的人，不易攀上。靈谷子喜道：「姪兒隨我來，那石壁之上，看來定有隱秘。」

他們展起貼壁游牆輕功，藉凸出的巖石一步步攀上，才到一半，便聽到奔騰的水聲，靈谷子詫道：「奇了，這處沒有溪流，怎會傳來急劇的瀑布聲响？」洪英答道：「前輩忘了剛才站着的地方，下面隱隱有流水聲响嗎？這處往日是一面瀑布，看來日久把山石冲塌了，流進地底石縫之中，我們再爬高一點，自會看個明白。」說話間攀緣了十多丈，到了一面山腰，怪石嵯峨，面前幾支從嶺上流下的水，滙集到一個深潭裡，濺起無數浪花，潭面黑色，不知深幾許。靈谷子看了便道：「是了，賢姪猜的不錯，但這潭水又洩到那裡去呢？」洪英應道：「小姪看來，這潭深不見底，下邊定有暗穴，通



到地下水道去的，但我們目前還是找出那劍訣的秘密要緊。」

靈谷子給他一提，點頭道：「姪兒眞是聰明，現在先看看這水潭有什麼痕跡。」洪英細看這水潭，面積雖然不大，可是兩邊彎進石巖裡，潭水變成乙字形，又像一頭鵝兒，那頸部是一條山溝，從狹窄的山石流出，鵝尾部份，就是一面危崖，崖下一個臨水山洞，凹了進去，漆黑不見底。他看了一會，便對靈谷子道：「姪兒還沒練得鵝毛浮水輕功，還是前輩察視一下水底有沒有碑石露出，我看當日留下劍訣在此，會有標記未定。」

他們說話間，已見雲中鶴到來，他的輕功還未到家，所以要繞道到這山上來。靈谷子着他找些樹枝，拋到水潭裡，老道衣袖一張，全身縱起，雙足落在樹枝上去，這是鵝毛浮水輕功的「一葦渡江」本領，只見他雙足一滑，衣袖迎風，就在水上滑行，來回飄轉。他看到水潭深不見底，那裡有什麼石塊露出，當他浮到鵝頸部的山溝時，看到水面幾個大漩渦，中間深下數尺，忙的叫洪英過來一同觀看。原來這山溝是一條石縫的裂口，潭水汩汩地流進去。洪英倒吊着身子，看了一會才道：「這處就是地下水道的缺口，往日山水沒有冲開這石縫，便成爲瀑布流下峽谷，後來這缺口塌了，潭水便流入地下水道裡，所以瀑布便改了本來面目，這是大自然的變化呢。」

大家看了一會，找不出什麼碑記的東西，洪英忽然悟道：「偈語裡說的子午離宮，依時一現，定是落在這面水潭之上，不過往日瀑布沒有乾涸，這水潭只是一片亂石的溪澗未定，那末，碑記可能豎在水底。」他一面脫去了衣服。靈谷子道：「賢姪連水性也懂得嗎？」洪英笑道：「姪兒往日在白鶴洞時，山上有一面湖名叫白鶴澗，姪兒天天在那裡玩，所以懂得水性呢。」靈谷子又道：「貧道只怕

偈語裡的暗示，不是落在這水潭，如果是的，我們就算尋足一年，也要把達摩劍訣尋得。」洪英答道：「老前輩休要灰心，姪兒猜的十九不會差錯的，我想當日少林寺上代高僧，定然經過一番思索，把世間無上的劍訣留下來，讓有絕頂聰明和毅力的人去求得。他們製造一具鐵函，已是無窮的巧妙，聽說當日甘鳳池得了這鐵函，多時還沒法打開，後來得了三音神尼之助，卒之在朝元長老的舊塵拂中，發現了字條，教他在嵩山頂的達摩石上磨去外層，才把鐵函弄開，經過這麼多的曲折，可是至今還沒有人明白這偈語的隱秘。」

靈谷子見他侃侃說來，暗讚這少年人眞有見識。他想：我若得到這一個門徒，已是心滿意足了。他見洪英準備躍下水裡，特別讚他一下道：「賢姪不愧智勇雙全，貧道老了，將來達摩劍訣尋得，天下武林人誰個會是你的敵手。不過你剛才說偈語裡的暗示，十九在這面水潭，姪兒還沒解釋出其中道理呢。」洪英沒曉到靈谷子故意試他，畢竟是少年好勝，給老道誇獎了幾句，不覺得意起來，答道：「前輩過獎便了，姪兒未習過道家的地理學，對堪輿一點不懂，如果不是前輩定好了方位，便找不出經緯上子午線的南北點，有了子午線，還須從羅盤裡求得卦象裡的離宮方位，這便是前輩多月來站着的地方。但這不過是一個尋覓劍訣的端倪，沒有地理常識的人，就連這一點端倪也找不到了。後來前輩每天站在那裡，推敲多時，才悟到正午的一刻，可看見對面高峰上的石縫，這石縫只是很小的石隙，除了這一點外，其餘的地方便看不到，而且一定在正午的時候，太陽巧妙地射進石縫，站在離宮的方位才看得出，陽光褊了，那石縫就隱沒，遠看還是一個高峰的峭壁，什麼也沒有，這是地理上的奇蹟，上代少林高僧，定然經過多時的觀察，才發現這自然景色。自古人事變遷，山川不改，正合拿



來作劍訣的暗記。不過發現這石縫之後，像前輩天天留心，還想不出第二步找尋的辦法，小姪那天剛巧看見石縫裡嵌着一些含有雲母的山石，閃閃發光，，因此一時想起這石縫或是一個投射點也未定，所以拿銅砵盂作鏡子使用，姑且一試。果然看見光影射出來的地方，所以想到這一點可能才是目標，後來前輩從輿盤的推斷，找到這處峽谷，和姪兒原來的假想吻合，前輩也認爲說得對嗎？」

靈谷子和雲中鶴聽的不斷點頭，洪英丁冬一响躍進水裡，他在潭裡潛了一會，水冷如冰，深七八丈，潭底都是亂石，找不到什麼。他浮出水面來，向石崖那邊的水洞一指，教靈谷子走到那邊去。這石崖飄出水面，崖下凹進成一天然巖洞，潭水靜寂，和另一邊打着漩渦不同。洪英向水洞浮進，頂上垂下無數石鐘乳，水點滴下，愈進愈黑，望進時像一條水道，漸漸狹窄，他想：「這裡定有秘密，我還是帶些火種進來，比用夜視本領看的眞切。」他轉身浮出洞外，告訴水巖裡的情形。靈谷子喜道：「姪兒有什麼發現時，喊聲出來好了。」一面教雲中鶴拿火種燃着枯枝，讓洪英拿着，再浮進水洞裡去。

洪英沿着水巖泅去，浮了七八丈，巖洞漸狹，他揮着手裡的樹枝，照着一看，兩旁石壁長滿了青苔，竟是一條地下溪澗，僅得兩尺來寬濶，轉了一彎，面前似是盡頭，石巖之下，露出一個小洞口，望進去一片漆黑，那洞口只容一人進入。他把火光向裡一照，不禁驚奇起來，原來穴裡似很廣濶，穴口一塊青石，刻了幾個字，苔痕遍佈，刻的是「寶鷄水洞」四字。

他壯着了胆子浮進，果然是一個天然水洞，高五六丈，四壁怪石屹立，髣髴似夜叉怪獸的形像，頂上石鐘乳更多。他把另一根樹枝燃起，向水巖浮進，那水源已是盡頭，可是石巖還是接連着，地上

滿是碎石，原來是一個地下的狹長的巖洞。

他離開了水面，走進這神秘的巖洞裡，只見石巖一直透進，不久便看見一個人工斧鑿的石拱門，上面刻了「西來劍訣」四字，洪英喜的叫出聲來，口裡念着「西來劍訣」，脚下踏的已是一塊塊的大青石，進入拱門一看，使他心花怒放，如進仙境。他看到的是兩旁石壁刻上無數的天竺僧人，手裡一口劍，每個僧人的身形不同，正是劍式施展時的示範。這番他眞似如入山陰道上，目不暇給，一數石壁兩旁刻上的共是二十四個劍式，每個僧人脚下豎有一塊碑石，把每個動作的運用說明。

洪英一時沒暇細看，他要一窮這秘境，再進幾步，石壁上又有大字刻着：「西來劍訣，原爲十八式，每式六法，變化無窮，互相生尅，共成一百零八出手。昔日初祖傳授嵩山僧人，只得十二式，餘六式流傳西域，中土僧人能習此六式者甚少。宋寶祐五年，蒙古滅大理後，入寇中原，西域僧人死難者衆，西來劍訣六式漸失傳，阿闍黎不空智三藏，擇秦嶺寶鷄洞留此四式，共廿四演法，其後不空智三藏與少林高僧避難至天山，將遺留二式十二勢刻在天山雪崖之下，峨嵋高僧善聖，昔日亦得傳此六式。爲流諸久遠，代有傳人，此二十四演法日後將爲東土不



世之才所得，傳者苟念因緣，遺諸久永，仍望以此失傳劍訣，還諸少林僧人，是我佛因緣存續之意也。德祐二年西域阿闍黎不空智立石。」

洪英一口氣讀罷，巖洞深處突然一陣冷風吹出，手裡的火枝當堂熄滅，他也打了一個寒噤。剛才他一路搜索進來，沒暇細看石巖有沒有別的通路，只覺前邊還是深邃莫測，這時忽聽到一種輕微的脚步聲，踏在沙礫上簌簌發响，若在別人，可能聽不出，但洪英練過打坐功夫，視覺聽覺都比別人來得靈敏，而且洞裡一片沉寂，細聽之下，已認定是內行人的足音，一直走向洞底那邊去了，一忽兒已是寂然。

石壁兩旁刻的共是廿四個劍式。

他疑心這水洞之內，早已有人伏着，忙的展開夜視本領，出了石拱門，潛身下水。他一邊在想：「我這番依着天照禪師的錦囊，到來尋求達摩劍訣，還要借此機緣，混進清宮，伺機把魔王殺掉，報却我父昔日被害之仇，今天幸而尋覓得劍訣，總算不枉此行，但這一手劍法是少林派一脉相沿，天下武林人視作不傳之秘，如果落到崆峒道士手裡，將來他們進入清宮，豈不如虎添翼，但若不讓靈谷子知道時，又怕難逃妖道的毒手。」他左右思量，都沒想得一個瞞騙紅瘤道人的計策，遠遠看到光影射入，知道已泅出巖口。忽然靈機一觸，念到靈谷子大概不曉水性，我何不把他背進水巖洞來，乘機把他丟在水裡。想到這裡，忽然搖頭道：「不行，俗語說：小不忍則亂大謀，何況禪師錦囊裡第一句就是苦肉計三字，這番如果不把發現劍訣的秘密說出，便沒法賺取靈谷子的相信，把我帶進清宮效力，我還是忍耐些時再算吧！」

靈谷子在外等了半天，才見洪英泅出來，忙問有何所見。洪英把尋獲劍訣情形細訴一遍，喜的老道士眉飛色舞，說道：「好孩子，你眞的不愧是洪大龍的兒子，也是我們的運道，你快帶我進洞去罷。」他着雲中鶴守在水巖洞口，提防紫陽尋到來。雲中鶴向他打個眼色道：「師傅，你得小心一點！」原來靈谷子不懂水性，雲中鶴怕洪英心懷不軌，因此暗叫師傅提防。靈谷子點了點頭，心裡也在想：「這小子雖說是鐵飛龍的孩子，可是知人口面不知心，萬一他暗懷鬼胎，想獨個兒得到劍訣，把我掉進水裡，那時豈不吃虧。」眉頭一轉，計上心來，決定拿外家掌心吸攝功夫，試洪英一下。

洪英把佩劍摘下交給靈谷子背在身上，然後，馱着他浮在水面，一路施展踏水功夫，向巖底泅進。靈谷子已暗地運出外功，掌心滲勁，按在洪英肩上，雙掌像生了根一般，緊緊吸着洪英的背膊。



這時洪英在水底踏着前進，覺得靈谷子的身軀輕如孩提，才知老道的練氣功夫，有他的眞本領，因此更不敢妄動。

二人鑽進水道的穴口，巖洞已出現眼前，靈谷子在洪英肩上翻身縱起，落在水崖之上，揮亮火把，一照壁上刻滿了西域僧人的像，栩栩如生，每個人像展開劍勢，眞的龍騰虎躍，身形立馬，都有法度。靈谷子是劍派的大行家，一看便知這是梁武帝時代，達摩來到中土後創出的外家劍法，流傳至今，少林派的達摩劍成了武林一代法則，可是能够習到的，只得十二式，如今石壁上刻的正是失傳的劍訣，一數是二十四勢出手。忙把帶來的枯枝點起，豎在地上，細意觀看，把每一式下面的劍訣記在心頭。

這時候，洪英也全神把劍訣念誦，他有天賦的資質，聰顯過人，片刻已把二十四勢的出手一一記熟。兩人正在全神觀摩之中，巖底颼的吹起一股風來，靈谷子仰鼻一嗅，突然叫道：「那邊有人！」大家一看洞底，却是一條暗道，曲折深入，可是沒見有人。靈谷子將身一伏，耳貼地面，細聽一會，神色緊張地說道：「洞裡似有人躲着，難道那邊另有出口？」他起來持着燃了一半的火把，向地面照視，走了幾丈，泥土上現出一些足印，這裡地面潮濕，沙泥滿佈，那足印細小像個女人的足跡。靈谷子把劍遞給洪英道：「孩子，你把劍拔出來，到那邊搜索一下！」他帶着命令的口吻，一面把火枝舉起，望着隧道的暗處，忽然又「嘿」的一聲，指着地上道：「這是什麼！」

洪英跟着一望，才知地上散落一些石塊，像是剛從壁上削下來的，再看石壁上的一篇碑文，其中有兩行已給削去，剝處如新。洪英過目不忘，他記得這一句原文是：「將遺留二式十二勢刻在天山雪

峭之下……」不禁瞠目驚奇。靈谷子發現石上的碑文剝落，怒道：「誰個匿在洞裡，還不快些出來，難道要道爺動手！」一聲未罷，巖裡呼的來了一股風，把老道的火把吹熄，當堂一片昏黑。靈谷子知道有高手來了，一手扯着洪英，低聲道：「你可看見東西？快把我背出去！」說話之間，面前衣帶風微响，一個黑影幌身便到，身形迅疾，一種清脆的女人聲道：「靈谷眞人，你想把達摩劍訣盜取，除



光影一閃，洪英縱身發劍，向女子跟前直戳。

非留下腦袋來！」靈谷子雖然練了幾十年隨聲換形的練氣功夫，可是一看面前的人眨眼出現，也覺得來者的輕功不在自己之下。當下將身一閃，拿煉過的夜視本領細看那人，却是個黑巾蒙面的女子，雙目射出光芒，昏暗中如兩顆金剛鑽。不禁打了一特道：「你這女子是誰？貧道和你素未謀面，此地埋藏的劍訣，今天有能者便尋到來，看你口出大言，想還未曉到道爺的本領。」他把雙袖一拂，乾坤袖子風驀地捲



起，石巖內沙石紛飛，那女子輕身縱起，避過掌風，翻身落下，手裡已掣着一口短劍，晶瑩耀目。靈谷子在暗裡驟覩劍光，即時打了一個寒噤，知道來者不善，正待打出掌風，面前光影一閃，如電火射出，洪英大喝一聲，劍隨身起，一勢螳螂飛撲，直向女子跟前戳去。那女子低身發劍，迎頭一擋，雙劍拍的觸出火花，洪英沉臂再掃一劍，女子雙足一點，一勢「春蛾撲蝶」，短劍向下一彈，洪英當堂給震開數步。靈谷子看了兩人接上幾合，驚疑那女子出手是天山劍法的高手，立刻念到紅衣女俠之後，只有王妃孟麗絲傳得此絕頂武功。連隨把內功滲出，雙掌一送，勁風帶起，那女子的劍當堂盪開；老道把陰陽掌上下打去，攖奪擒拏，貼纏戳劈，化作三十六度點打穴門的手法，一時把女子的劍招煞着。

那女子一口短劍上下奔騰，瞬巳來回十多合，兀自取勝不得。忽然挺身躍起，半空急縱，去也如風。靈谷子轉眼之間，失了她的所在，心裡驚疑不定。洪英問道：「這女子是誰？」靈谷子不答，只道：「我們快走！」正想退出石巖，突來一股火光，透進來的石穴口隆然塌落，水潭冒起白烟，噴出無數泡沫。

洪英也不免暗驚，他想不到這秘密的水岩洞，竟然有人比他先進來伏着，再看那個水面洞穴時，

上面的岩石塌了一幅，好似給火藥炸燬的，鼻子裡嗅到一股硫磺氣味。靈谷子神色有點張惶，拉着洪英向洞底飛奔。洪英問道：「這裡有通路嗎？」靈谷子邊走邊道：「我們進來時的穴道已走不得，剛才女子從這邊失了踪，一定有暗道通到山上去。」二人在黑暗的隧道裡曲折地走着，兩旁石壁漸漸開展，却是天然搆成的地下石岩，地面深陷，兩邊都是深不見底的黑洞，中間一度石樑架着。靈谷子拉着洪英從石樑走過，聽見脚下流水聲响，過了石樑，前面又是一條單邊的狹道，右邊峭壁，左臨危崖，頂上石岩垂下無數支柱。靈谷子放開了洪英的手，小心前進。走了幾步，岩頂突然一陣風响，一個黑影如飛衝下，洪英給掌風一帶，立足不牢，倒向黑暗處去了。

這突如其來的暗襲，靈谷子已看出就是適才的蒙面女子，立刻把身形貼壁，雙掌打出，那黑影一縱便起，半空一個跟斗翻下，硬接老道的一掌，就在這時，靈谷子驟覺脚下一陣痲痛，知道着了暗器，還幸有金鐘罩護體，連忙提氣定神，向前飛奔，前面一聲响，崖邊陷落，才知道這一段是棧道，一時站足不牢，也滾下洞底去了。正是：

**喜極悲來　好夢成空**



# 第十九回：龍首山魔女脫神砂

**記舊仇同門施毒手　動慈念弱女喜珠還**

且說秦嶺羣山，大部是懸崖峭壁，經過日久風水剝蝕，地下便搆成許多岩洞，奇形怪狀，有些地下岩洞直透幾個山頭，往日人們迷信神權，說這處便是酆都地獄。如今靈谷子和洪英墮進的坑道，就是岩洞裡的懸崖，底下一片漆黑，也不知坑道深陷幾許。

洪英就是司馬長纓的化名，他給蒙面女俠掌風撮跌之後，立刻昏迷過去。經過若干時候，覺得身畔有人在處推他，悠然開目，髣髴面前站着一條影子，身材窈窕，看來是個女子。他想起剛才的事，不覺駭的跳起來。那人一手把他按住道：「長纓，你不要驚，我是爲救你而來的。」果然是女子的聲音，柔和清脆。他愈是驚疑，暗想：「這女子究竟是誰，她爲何會知道我的名字？」腦子裡立刻思量到許多武林出色的女劍客，像三音神尼沙哈洛、呂四娘、冒蓮、粉面仙姑白素常等人，他都認識，可是目前說話的人却不像是其中的任何一個。

他一摸身上的五龍金光劍，還幸沒有失落。一時瞪着面前的黑影出神道：「姑姑是誰？你說爲救我而來，剛才不是你把我摔下來的嗎？」他一面看看躺身之處，是岩洞下的深坑，地面滿是泥土，所以栽下來沒有受傷。那蒙面女子和顏悅色地坐下來答道：「長纓，剛才不是我摔你下來的，是紅瘤老道乘機把你暗算，你還沒曉到嗎？」長纓詫異起來，問道：「靈谷子爲什麼要把我暗算呢？」女子答

道：「你這番助紅瘤尋出達摩劍訣，他想獨個兒佔有了，見我到來，以爲和你有關，所以先下手爲强，把你掃下陷洞裡，可是後來他也墮進我佈下的陷阱，雖然不死，却不容易走出。」

司馬長纓想她說的也有道理，而且對自己沒有惡意，不禁再次問道：「姑姑是誰？」那女子不答，拉他起來道：「你跟我離開這個坑道，一會你便知道了。」長纓不由自主地跟着她縱起，那女子在岩石上稍一置足，又復竄高，她的輕功本領令到長纓十分驚佩。飄忽之間，已出了坑道，站處是另一個石洞，和先前經過的地方不同。那女子並未停步，牽着他的手轉入一條隧道裡，曲曲折折地走着。長纓禁不住問道：「姑姑帶我往那裡去？」女子笑道：「你不想走出這地洞嗎？這裡是叢山中的天然岩穴，綿長七八里，有幾個出口，我來這裡幾個月了，才能够探淸楚這山洞的秘密。」說時隧道漸漸升高，兩旁峭壁漸狹，又走了一程，忽然一陣冷風吹來，已看見外面星光點點，才知自己昏倒了大半天，如今已是夜裡了，想念間已到了洞口。

長纓心裡大喜，看所立之處，竟然是山峰上一面凸出的危崖，下臨深谷，如果從山下仰望，會看不出這處有一洞口。原來這石崖就在當日石縫的背後，如今長纓站的懸崖，伸出在石縫頂上，無怪他當日爬到石縫時，發現不出這裡還有洞口。不禁詫道：「原來寶雞水洞可以透到這裡來的。」那女子仰望長空，雙目射出光輝，回過頭來道：「你今天從偈語裡的暗示，找到了這寶雞水洞，但我却先發現這個入口，然後找到石室裡刻着的劍訣。」長纓暗想：「這山峰峭壁直削，猿猴也不易登，她竟有本領爬到這裡來，定是武林裡一流的女俠。」那女子見他口裡沉吟，倏的把面罩扯下來道：「你看看我是誰？」司馬長纓在星光下一望，她的容光煥發，盛鬋豐容，年紀未過三十，秋波如水，明朗照



人。恍然認得她是天山猿女孟麗絲，忙的倒身下拜道：「師姊，我夢想不到是你來了。」看官們，司馬長纓怎麼叫孟麗絲作師姊，他那裡見過一面呢？原來孟麗絲離開淸宮之後，曾上崑崙山拜見師叔天照禪師，向前輩懺悔。她在山上逗留了半天，司馬長纓已深印在腦子裡，但以爲她已經回到天山上去，估不到她會到這山洞裡來。

這時孟麗絲把他挽起來道：「師弟，你將來前程無限，今天快把達摩劍記熟了，我還有兩個劍式要傳授給你。」長纓詫道：「師姊還有別的達摩劍訣嗎？」孟麗絲道：「這是我回到天山之後，在雪崖之上尋得的，一會再把經過告訴給你，如今你快跟我走！」長纓聽了，望着脚下峭壁躊躇，孟麗絲微笑道：「我敎你輕身滑翔的本領，只要壯着胆子練過一兩次，便漸漸地能够施展了。」她拖着長纓的手，着他攏貼雙腿，張開一隻手臂，然後提氣上引，聚歛丹田，跟着掖起他一齊縱下；但聽到耳畔呼呼風聲，二個人似雁落平沙一般，瞬已飄到山峰之下。

夜風砭骨，露水如霜，長纓隨孟麗絲再攀到日間半山水潭之處，問道：「師姊是否要到寶雞洞去呢？那通進去的岩穴不是已毀了嗎？」孟麗絲低聲道：「不錯，那水面的洞穴是我用火藥炸塌的，不過這岩洞一共有三處通路，如今我們走另一條秘道，你隨我來！」她展起飛渡懸崖的絕頂輕功，直向嶺上走去，長纓跟得有點吃力。二人爬到山頂，那裡石筍如林，嵯峨屹立。孟麗絲移開一塊巨石，露出一個洞口，引長纓佝僂進入，隧道漸漸寬濶，有人工斧鑿的石級。長纓曉到這裡多年以前，少林上代高僧已在處開闢洞穴，留存劍訣。孟麗絲取出火摺，拿火石擦着紙煤，燃着走下去，約過半頓飯時候，面前豁然開朗，已走出刻有「西來劍訣」的石拱門。長纓喜道：「這處又是一條通路，今天我進

來時却沒留意石拱門之後，有這個洞口。」

孟麗絲不答，把火摺扇亮，對長纓道：「我在天明前便要把寶雞洞封閉了，你快些依壁上的劍式演出來，給我看看！」長纓應了一聲，解開佩劍，就在岩內照式練習一遍。他是個有上乘劍法根底的人，當初跟隨着甘鳳池，已經練過少林達摩劍法，加以他天資聰穎，如今得到孟麗絲在旁指點，把四個劍式二十四勢一連練了幾遍，已經領會。孟麗絲又着他把石刻上的劍訣念熟，緊記勿忘。長纓背誦一過，果然一字無訛。孟麗絲欣然道：「師弟如今已得到失傳的達摩劍訣，但願你好好地用着，將來還給少林後代，不可忘記！」

司馬長纓一一受教，孟麗絲又道：「時候不早，天明之前，你還要趕路，如今讓我再把二個劍式演給你看。」她帶着長纓從原路走出寶雞洞，找山頂一塊平地坐下。孟麗絲把她怎樣尋到其他兩式劍訣的經





高山夜靜，孟麗絲崖前傳授長纓達摩劍法。

過，對長纓說出，她道：「師弟，當日神尼沙哈洛和你師傅打開鐵函，那時我奉了雍正之命，暗裡跟踪，所以鐵函裡的偈語我都聽到了。我離開清宮後，料到雍正定會派人相找，我便回到崑崙見天照師叔，他老人家命我到邛崍山見獨臂老尼一面。當我遠道去到川邊，獨臂老尼隱居在八臘廟裡，年已百歲，她跟前有你師傅的女兒甘碧在處服侍，雍正還不時派血滴子暗中監視，所以她多年來足不出門。我見她面時，還怕有人釘梢，只在夜裡到廟裡相訪。獨臂老尼問過各人的近況，滴下幾點眼淚來，她說雍正氣運正紅，昔日她和了因立過誓，不再踏進北京城去，因此看着許多武林朋友給雍正殺害，沒法盡點力量救出來。我見過她之後，打算離開八臘廟，獨臂老尼便道：二十年前，峨嵋山掌教到夾金山坐化了；掌教早年曾發現峨嵋金頂上藏有一本達摩劍的羊皮冊子，那時康熙在位，曾幾次派出高手前往盜取，但沒法得到。掌教無當防惹起下一代殺身之禍，從此更加隱秘，不敢拿出來傳授本門弟子。無當是個有道的修士，道行高深，預知死期，不久他悄然離開了峨嵋，不知去向。獨臂老尼到了邛崍山區，偶然發現無當的一根手杖豎在夾金山下，這山又名叫大雪山，就在邛崍山之西。獨臂老尼見我遠道相訪，便道：憑姑娘的本領，若果尋得無當老道坐化的地方，那麼便可找到那一本寫上達摩劍的羊皮

冊子了。」

司馬長纓聽的出神，孟麗絲接續說道：「我往日得到天龍高僧傳授天龍寶劍，也是爬到珠穆高峰的意外奇逢，對於尋幽探勝，向來就是一種天性的愛好。我聽了獨臂老尼的一番話，自然不肯放過這機會，何況這時候又不想回到天山，因此別過獨臂老尼，第二天便攀登大雪山。這雪山遠看好似天上的琉璃屏障，陽光照射，燦出天然的彩色，美麗悅目。不過山高千仞，四季積雪，千載不溶，從來就沒人能夠攀到山頂上去的。我上到半山，果然寒氣厲害，滿目冰崖，山溝裡都是冰河，一片白色，幸而我遇見天龍高僧時服過仙丹，不畏寒熱。我一口氣奔到雪山之上，極目四望，忽見到東南山谷裡一塊地方，長出青青綠綠的野樹，還有泉水流出，像是沙漠裡的綠洲，不禁詫異起來。這雪山週圍草木不生，那裡有草木生長？我想那裡氣候定然和山頂不同。當我走下這山谷時，驟覺天時一變，氣候像初春一般的溫暖，泉水從峽谷流出，附近長出野花，彷似桃源仙境。我想：『這谷裡或者有溫泉流出，地下是千年前的火山遺址未定。』一步步尋到谷底，果然發現一個石岩，洞裡流出一條溪水，熱氣蒸騰，蹲下身子一探，那溪水溫暖燙手，喜的所料不差。」

長纓好似小孩子聽故事一般，問道：「那麼師姊有沒有進到岩裡一探呢？」孟麗絲點頭道：「你聽下去吧：這石岩也像寶雞洞一般，是天然的山洞，不過那裡大概是火山爆發的缺口，岩石黝黑發光。我沿着溪流進去，走了幾丈，便見洞底有石級透下，岩頂石縫透進光線。走下石級，洞口送來一股硫磺氣味，白烟冒出，一看那裡有一個大岩洞，中間一面水潭，蒸氣從水面散出，池水沸騰，熱氣使人流汗，原來這裡是一個溫泉。這還不算奇怪，我細看洞裡時，旁邊一所石室，石床上坐着一人，



盤膝打坐，竟然是個老道士。我曉到這個就是無當老祖，忙的上前跪下，叫出一聲：『掌教在上，天山紅衣女俠門下孟麗絲給你老人家叩頭。』說了兩聲不見他答應，看清楚時，才知無當老祖已經坐化了，面色如生，他的道袍給我觸着，立刻片片散落，他身旁放着一本羊皮冊子和一口古劍，石壁上刻了兩行字道：『辟火避寒，峨嵋至寶，一鎮本山，一傳小碧；劍訣留存，還諸鳳池，別人盜取，不得生還。』下署峨嵋二十四傳掌教無當留懺一行小字。我看了十分驚奇。昔日我在清宮時，親眼看見獨臂老尼拿着藏有辟火珠的峨嵋古劍，滅去紅衣喇嘛的神火。如今這一口古劍和當日的一模一樣，看來是另一口避寒的寶劍了。無當留下字句說傳給小碧，難道就是甘鳳池的女兒甘碧嗎？我一面想，看看那羊皮冊子，就在面前，只得跪下稟道：『掌教仙靈不泯，孟麗絲今天奉了獨臂老尼之命來訪，欲借劍訣一看，將來傳給福慧之人，不敢帶走，如果答允，就讓我把羊皮冊子打開，若我與劍訣無緣時，到手不動。』我默告之後，取起羊皮冊在手，小心揭開，一頁頁的看下去。原來這是達摩劍另外兩個劍訣，共是十二個變化，冊裡寫道：『天竺阿闍黎不空智逃避元兵，將此兩式刻在天山雪崖之上，仍恐日後失傳，故用烙鐵刻此羊皮冊子，藏諸峨嵋金頂，留待日後有緣人得之。』我把十二個劍訣記熟一遍，放回原處，又拜謝過老祖真身，才走出石室。我默記山洞方向，回到八臘廟，把這秘密告訴獨臂老尼。她老人家歎道：『估不到無當真的在山裡羽化登仙，那時小碧還未出世，他已能預知今日之事，不愧是個道教的神仙。』我離開邛崍山後，不久，探得崆峒派要來寶雞洞盜取劍訣，所以趕到這裡來，不料師弟也來了，我知道你一定騙着紅瘤，和他鬼混，所以暗裡跟踪下來。」

孟麗絲說罷，就在山上把羊皮冊裡的二個劍訣傳授給司馬長纓，使他練得熟了，才道：「如今少

林弟子遭逢慘變，你師是朝元長老的衣缽傳人，將來你一人繼承兩大派別的劍法，憑你的資質，定能在武林中放一異彩，那就不負我今宵的傳技了。」長纓唯唯下拜，忽然想起一事，問道：「師姊，靈谷子現在那裡？我奉了天照禪師錦囊，要憑這道士的引線，進入清宮，掩護各武林前輩行事，剛才師姊又說我還要趕路，未知有什麼差遣？」孟麗絲答道：「師弟不要急，紅瘤的本領高强，剛才如果不是乘他意亂神迷之間，給我暗裡把鐵念珠打他的穴道，他也不會輕易翻到陷洞去的。你記着我的說話，這番前去如此如此，把紅瘤救出，那時他再不敢對你加害了。」

孟麗絲送司馬長纓下山，臨別說道：「師弟，你可答應我一件事？」長纓訝道：「師姊有命，我怎敢不依！」孟麗絲凝神望着他，猶疑地道：「我怕說出時，你會不答應呢。」長纓爽快地應道：「莫說我今天得師姊救援，傳授劍訣，就是沒有這回事，只要我幹得到的，都不敢推辭。」孟麗絲黯然傷神似的，低聲道：「師弟記着我今天的話，將來有人提到我的名字時，你能否劍下留情？」長纓以為她怕自己將來殺了同門中人，答道：「只要是和師姊有關的人，提到孟麗絲三字，我便不會殺他。」孟麗絲喜的拉着長纓的手道：「好弟弟，你千萬記着，不要忘了今天的話。」長纓應了一聲，孟麗絲又道：「我還要回去把寶雞洞炸毀，讓別人再不能找到達摩劍訣。」二人一聲珍重，孟麗絲輕身縱起，瞬已沒在夜色當中。

司馬長纓趕到那裡去，不久自有分曉，話分兩頭。且說華山關上，岳鍾琪派出莫人俊到西安提解犯人張熙之後，他還留在關上未走。過兩天，關上一連發生兩件奇怪的事，崆峒派女劍客雲裳忽然失了踪，她的師傅梟夷子也猜不到她到那裡去了，找遍整個山頭，都沒有雲裳的踪跡。梟夷子起了一



課，算出雲裳是匿在山裡，給一個親人纏上了，不禁暗驚。老道立刻想起二十年前，他的師妹「玄天魔女」的事，難道她真的沒有死？當堂暗裡打特。

崆峒山從來是道教潛修劍術的神秘地方，山裡情形，武林人很少知道。以往這一派劍客的出沒，行踪飄忽，其中也有一些正派的人。在明末的時候，崆峒劍客曾幫助過明神宗的孫兒朱由檢，據說魏忠賢的本領，全是崆峒劍客的傳授，等到由檢登位，魏忠賢正法，崆峒派門人被殺的也不少。那時洪荒洞的蒼耳子眞人，一怒之下，派出底下幾個一流高手幫助李自成興兵，誓把朱明江山推倒。誰想李自成始終是個流寇，所過之處，奸淫擄掠，失盡民心。他既成不得大事，明朝也沒有足够的兵力把這一股流寇消滅，才會弄到後來清兵入關的局面，這些不必細表。滿清平定中原後，崆峒派劍客便匿跡銷聲，不敢在江湖裡混。那時蒼耳子是崆峒派掌門道士，收了三個門徒，他們便是後來的三洞眞人，名字叫棲霞子、梟夷子、靈谷子。後來蒼耳子又收了一個女徒，這女子出身白蓮會，聰明伶俐，老道給她改個法號叫「玄天仙女」，練的劍法和她的三個師兄一般，但老道暗中傳她符籙秘笈，煉氣換形之術，更有一種仙鶴斷魂香，夜裡偸進王公府第，嗅到異香的人立即昏睡不醒。

玄天仙女下山之後，以女道士的身份混跡江湖裡，幹過不少驚人的舉動。各地白蓮會和紅燈會奉她作仙姑，勢力浩大，江湖裡便叫她作「玄天魔女」。不久康熙皇帝收到各處地方官的奏章，要把這個邪教仙姑緝拏，派了許多捕頭前去，都沒回來，於是暗遣清宮裡一個武技一流高手前往，這個人名氣震响江湖，一生未嘗娶過妻室。可是緣份巧合，他見了玄天魔女便給迷住了。原來玄天魔女生性淫蕩，還懂得採補煉形，出道以來，就有無數面首，都是體力强健的壯男，到精疲力竭的時候，玄天魔

女最後便拿來殺了，用藥液滅了屍體，前後喪命在石榴裙下的已有幾十個人。

事情巧得很，康熙這次派出的人，正是峨嵋派的一流高手，本身就懂得道教的吐納功夫。玄天魔女想用採補術去迷惑他，却給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，他藉着本領高强，竟然弄到玄天魔女欲仙欲死。她從來沒有過一個男子能够眞的使她滿足，終須要投在那武士的懷裡，眞心愛上了他，暗裡把崆峒派裡的情形對那武士說出。

你估道那清宮高手是誰？他就是康熙御前最寵信的「鐵馬神功」史雲程，那時他化名叫作雲瀛，充御前一等侍衛，年已半百，可是精力過人。他從玄天魔女的口裡，探清楚崆峒派內部的情形。暗想這一派劍客有名的奥妙，何不親到山上拜見洪荒洞主蒼耳子，勸他歸附本朝，得一個道教封號，如果他答應派幾個劍客下山，隨我回到清宮當職，那時自己的地位便愈加增高了。他把意見對玄天魔女說出，一同上到崆峒山天魔窟。剛巧蒼耳子出外雲游，沒在洞裡。玄天魔女的三個師兄以爲雲瀛沒懷好意到來，想伺機把他殺害，但給玄天魔女窺破了，和雲瀛一下子把三個師兄打敗，拏了下山。

雲瀛盛怒之下，要把他們解返京畿，請旨正法。玄天魔女勸道：「我師傅不是他們一般見識的，而且他沒有在洞府裡，不如把三人畧爲懲戒，放他們回去吧！」雲瀛餘怒未息，答道：「這番他們先下毒手，本來饒他不得，看在妹妹求情，就交給你打發他們走吧。」玄天魔女放三人出來，畧責一番，就讓他們離去。

玄天魔女自此死心塌地愛上了雲瀛，不久便懷了孕，雲瀛忽然奉了康熙之命，秘密到貝爾池設立黑獄，不許他洩漏行踪。他和玄天魔女的結合，不過行雲流水，隨意過着一個短時期的浪漫生活，這



番他不辭而別地悄悄走了，連他的名字也不再在清宮裡出現。玄天魔女找遍天涯，沒法打聽到這個情人的去向。她以爲幾個師兄不會懷念往事，打算回崆峒山守候，又念到自己身懷六甲，犯了修道人之大忌，不如暫時跑到甘肅邊境住下，等到臨盆之後，再作打算。不久她一胎生下兩個嬰兒，一男一女，玄天魔女喜的如拾到寶貝一般，暫時把思念雲瀛的心情抑下了，小心把孩子養育，又替兩個寶貝改名雲霄、雲裳。原因她也未知道雲瀛就是史雲程的化身，這個出身峨嵋派的高手，因爲背叛師門，不敢把自己來歷對別人說出。

一晚，玄天魔女擁着孩子在室裡，突然一陣風吹來，衣帶飄風，她嗅一下便知有同門到來，忙的放下孩子，竄上屋簷一看，星光之下，來的竟是她的兩個師兄，梟夷子和靈谷子。她喜的上前招呼道：「兩位師哥可好，你們怎會知道我到這裡來呢？」她的師兄沒有答話，暗看二人面上，一片陰森可怖。靈谷子瞪她一眼道：「阿女，你以爲逃到這裡來，便瞞得過我們嗎！快跟我們回去，不要讓我們動手。」玄天魔女駭道：「兩位師哥爲了甚事含怒而來？我因身懷六甲，沒有回去叩見師傅和幾位師哥，就算我有什麽不對時，兩位師兄不妨直說。」梟夷子沉聲道：「你幹的好事，難道自己不知！你的姘夫那裡去了？我二人沒空兒和你吵嘴，你再不走時，勿怪我們動手！」

玄天魔女眞是一驚非小，心想：「他們沒提到師傅，這番定是懷念舊恨而來。」便道：「你們有沒師傅的憑記？如果他老人家要我回去，那麽待我安置好了孩子，就隨你們走吧！」那知靈谷子聽她提到了養了孩子，忽然喋喋地笑道：「原來你生下了孽種，正好斬草除根。」梟夷子也道：「你犯了本門戒律，母子都要回去跳火坑，難道師傅知道，會說我二人幹的不對嗎？」玄天魔女心裡打了一

特，知道他們二人記恨前仇，這番瞞着師傅到來，要找自己算帳。

玄天魔女料的不差，原來她的三位師哥中，大師哥棲霞子爲人有點正氣，沒有兩位師弟氣量的狹小，平日對她遇事提携，感情不錯。上次她苦苦向雲瀛求情，就爲着了大師兄一時受了兩個師弟的挑撥，一同下手，想把雲瀛毒殺，其實他對自己並沒什麽惡意，所以堅持要把三人放走。至於梟夷子和靈谷子兩人，向就懷着妒忌的心理，說師傅暗裡把道術傳授給她，時常在蒼耳子跟前說她的壞話。這番大師兄棲霞子沒有同意二人到來，玄天魔女看他們的面色，知道是誤會自己勾搭上雲瀛，和他們作對，看來討情也是沒用了。她一想：「他們兩個人到來，我可鬥他們不過，不若暫時想個脫身之計。」於是怒道：「你二人苦苦相逼，不要以爲我玄天仙女好招惹的。」說了縱身回到屋裡。

靈谷子呵呵笑道：「你這丫頭逃到那裡，都脫不出我二人的手掌裡呢。」一揮衣袖，待要趕進屋裡。突然一股東西從屋裡飛出，立刻散開，却是一根繩索，夾着一些血腥的味兒。這是玄天魔女煉的綑仙索，沾上了黑狗的血。靈谷子看了吃了一驚，幌身退避。那繩子從半空打轉，繞着匝套下來。梟夷子把師弟紅瘤扯着一同竄起，說道：「這丫頭手段毒辣，她知道我二人煉了幾年泥丸功，要把我們道術打掉，再煉時又要化上五年的光陰了。」他說的就是道家煉元神出竅的秘法，世間有沒有這一回事，且不去說它。這時玄天魔女從屋裡走出，叱道：「你們再要苦苦相逼，我便和你們同歸於盡，但我知你們不會就此罷手的，三天之後，我到龍首山等你們到來就是了。」

靈谷子回身應道：「饒你這丫頭多活三天，料你插翼也逃不去的。」二人展起輕功，瞬已遠去。

玄天魔女看見梟夷子臨走時，手裡一揚，一嗅自己身上，才知他已把紅丹細粉撒出，這些微塵一般的



東西，暗中有一股氣味兒，靈谷子訓練了兩頭大蒼鷹，嗅到這種氣味，便知道自己走到那裡，暗念他們定要和自己算帳，這番料難免一場決鬥了。

那時玄天魔女避居的地方，就在甘肅南部的龍首山麓，當時歸西涼民族佔據，清兵管轄不到之處。她回到屋裡，看看躺在坑上的兩個孩子，不禁滴下淚來，暗暗在道：「你媽雖然一生作孽，但望上天不要懲罰這兩個無辜的孩子！」她雖然是個妖婦，究竟還有一般母性存在，她要保存她的英雄夫婿的一點後裔，不能够因她而損害到小生命；她整夜思量怎樣安置兩個孩子，還沒有兩存的方法。

她最後決定犧牲了自己，第二天，一隊人馬走過，正是西涼英雄華家兄弟帶着人馬打獵歸來。玄天魔女曉到西涼人重男輕女，當作男子是上帝生下來的，而女的不過幫助男子主理家務，養育孩子。她暗想不如把兒子寄託在華老英雄的手裡，立刻寫下了孩子的名字和出生時日，乘夜放在那隊人馬的帳外。她遠遠地等着，看到有人把孩子抱起，進入華老英雄帳裡去，方才放心。正想走回家去，聽見天空上叫了兩聲，掠過兩頭鷹子的黑影，知道兩個師兄已放出蒼鷹來監視着她。一想：家裡還有一個女孩子，何不把師傅教我的寄身法拿來一試。她跑到山邊，斫下兩株桃木樹，帶回家裡削成兩個大小人形，擺在屋裡，自己披髮跣足，對桃木人念咒施術，最後齦破指頭吮出血液噴去。一連兩天，已到約期，桃木人施術已畢，她偷偷地把一具帶到龍首山上樹林裡放着，又把女孩子藏在一處山洞，拿大石掩了穴口，然後帶劍上山，等候兩個師兄到來。

玄天魔女練的玄門劍法，不在兩個師兄之下，但梟夷子和靈谷子幾年來打坐練功，內勁已有相當造詣，若果合二人之力鬥她，便會給他們抓起。前天靈谷子說過要拏她母子回去跳火坑，這是崆峒派

裡犯了最嚴重教規的酷刑。山上有一個岩洞，不時熱氣蒸騰，傳說底下便是地獄裡的火山。梟夷子職掌教裡刑堂，他有權把犯了違背教規的門弟子處刑，就算師傅知道時已是遲了。所以玄天魔女寧願和他們一拚，也不願給抓回去受罪。

這時梟夷子和靈谷子從岩後躍出，一個道：「我猜你這丫頭不敢不來，現在可以隨我們回去吧！」玄天魔女怒道：「你二人欺師傅長年不理外事，在山裡無法無天，估道我不曉得，今天你們拿什麼來嚇我，識相的快給我滾！」靈谷子給她罵的火起，面上肉瘤怒得發紫，叱道：「丫頭不要刁嘴，除非你把娃雲的鷹爪交出來，還可以饒你一死，否則今天難免白刃子進，紅刃子出！」玄天魔女也怒道：「你二人狼心狗肺，不念當日誰個求情把你們放回山去，好好地快離開這裡，如果苦苦相逼，動起手時我的劍沒認得你們是誰的！」

紅瘤道人早已拉劍在手，一個跨步掃出，疾若奔雷，帶起一股劍風。他們崆峒派的劍法厲害處就是快、狠、準，出手就是險着，隨步變招，身形奇特，眼看是從右邊剁到，他的身形一幌，轉眼已變過左方戳來；如果懂得九宮神行劍數的人，還可以招擋。因為崆峒本門弟子在練劍之前，先要走幾年樁步，他們叫「走玄關」，彷彿九宮步法相似，所以懂得九宮神行劍的玄妙就可以拿來拆招。不過崆峒派除了玄門劍之外，還有追魂劍法，出手更速。往日山上共有七洞眞人，各練就一種獨到的劍法，都是從歷代傳下來的功夫，最玄妙的一種是「脫手劍」，使的是一種特製的魚尾劍，憑道家練氣功夫，發出內勁操縱，聽說能够練成這一種劍法的人，每代不過兩三個。從前派裡的紅蓮道人，就是脫手劍的一流高手。閒言少叙，且說玄天魔女見紅瘤先動手，立刻躍身擋着來劍道：「你先動手，怨不



得我無禮。」紅瘤又是嚓的一劍剁到，玄天魔女大怒，斜裡一縱，劍鋒下點，觸着靈谷子來劍一彈，劍鋒散開，一簇光影反奔老道面門。她這一劍，是玄門劍裡的「織女穿梭」，一震三十六快剁，切出無數劍波。靈谷子見她拿本門最辣的一着反攻，立刻提氣上引，足下展開梅花樁步，身形忽左忽右，避過她的劍路。玄天魔女見師兄仗着熟練的玄門步法閃躲，當下也展開七星步法，劍隨身轉，變過一招「蜜蜂出巢」，繞空盤戳，着着向靈谷子的咽喉點刺。老道給她一輪挑纏剁戳，逼得連連後退，一面把劍封閉門戶，纔過幾招。那邊梟夷子看見紅瘤不能取勝，喝出一聲：「好丫頭！你死到臨頭，還敢在我二人跟前賣弄本領！」劍光一盪，從旁戳到。玄天魔女見兩個師兄一起上來鬥她，反身一劍「鳳凰啄翼」，貼着來劍順勢一剪，把梟夷子的劍挑到紅瘤面前，乘機搶到空隙，一記「猿猴獻果」，當胸向紅瘤刺去。只見嘶風一响，靈谷子瞥見劍光如電點到，忙把劍收回來，向側一擋。他這一記「老叟携琴」招數，剛把來劍煞着，玄天魔女的劍颼的在他脅旁劃過，間不容髮，劍鋒擦過他的劍鍔，刮出尖銳的金屬磨擦聲音。紅瘤揑了一把汗，幸而梟夷子第二劍閃電般從下掃出，解去一記險着。玄天魔女抽劍急擋，雙足一點，待要縱開，梟夷子暗裡一記大擒拏手盤空上攫，奪取她持劍的手肘。這時玄天魔女正沉劍擋落，半途撤招不得，眼看梟夷子五指一張，已到面前。她在江湖裡久經大敵，心神不亂，發劍之際，早已仰掌護胸，立刻運臂向前一推，這一招叫「天池洗馬」，剛剛到梟夷子的寸關上，老道覺得一陣痠痲，還幸他有外功護體，乘着一震抽身退後，讓紅瘤上前擋着她。

梟夷子暗想：「這丫頭本領比前更老練了，今天要用計勝她。」眉頭一皺，想起她產了孩子之後，丹田氣一定不足，若果輪流鬥下去，她便要露出破綻來了。這時靈谷子鬥着她，正把內功運出，

氣發丹田，玄天魔女沒有練過打坐行功的吐納功夫，劍鋒貼上，便給紅瘤的內勁從劍身滲到手肘，驟覺一震，知道內勁鬥不過他，不敢貼上。擋了幾招，紅瘤一劍緊過一劍，着着取險攻。玄天魔女產後身體未復，而且往日縱慾過度，漸感氣力不濟。人急計生，虛發一招，向紅瘤下門戳去；老道沉劍貼上，剪着向側一圈，想把她的劍絞脫。玄天魔女變招迅速，玉臂一彎，借紅瘤使出的內勁，招着來劍向地面卸落，紅瘤斂勢不及，劍尖刺在地上插進半寸，玄天魔女已提劍縱出圈外，向山坡下奔去。

梟夷子站在外邊觀戰，看見玄天魔女身形拔起，知她要逃，立刻展出小提縱輕功，擋在她的面前，喝聲：「賤人休想逃走！」劍光像長虹一般，迎面封着去路。玄天魔女早已佈下了桃木人脫身，如果給二人再度纏上，那時便怕計不得逞。當下向項上一摘，把「奇門金鎖」拿在手裡，一面躬身作禮道：「二師哥做做好事，放我走吧！」梟夷子挺劍一指道：「你丟下手裡的劍，才有話說！」說還未罷，驟覺嗤嗤發响，幾點光彩直奔





她的兩個師兄各把暗器從後打出。

面門，玄天魔女項上懸着的金鎖，是一種獨門暗器。這東西仿鐵琵琶的製法，一按暗鍵，便有幾枚毒釘鏢射出，所不同的，就是鐵琵琶肚子大得多，藏的是毒蒺藜，如今金鎖子肚裡藏的是無數縫衣針大小的扁尾釘，一按便有幾枚射出。梟夷子吃了一驚，立刻斜裡竄起，玄天魔女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嗤嗤地一連把金鎖裡的毒釘盡量打出，梟夷子脚上已給一枚毒釘打中，像給黃蜂螫了一口，不禁眼火直冒，玄天魔女一幌身又再向前縱走。

紅瘤道人趕到來，他沒曉到梟夷子中了毒釘鏢，扯着師兄一起追趕，看看相隔還有一箭之遙，他道：「師兄還不把奪命神砂打出！」一句話提醒梟夷子，立刻張口一噴，便有點點紅光從他口裡射出。原來老道煉的叫「奪命神砂」，是道教裡一種殺人暗器。這神砂原是一種礦物，崆峒道士把它煆煉成爲小丸，堅如金剛寶石，運用丹田氣功，吞進腹裡，憑道家上乘吐納功夫，在腹裡運轉自如，隨氣升降，空中飛鳥，給他張口一噴，立刻給神砂打下來。梟夷子作爲暗器使用，比連珠彈還厲害，誰個有本領的人，若果給神砂打中，那部位血液不流，變成死肌；不過練奪命神砂，先要有十年的練氣功夫，才有造就。

紅瘤見師兄噴出奪命神砂，他也把手一揚，十二枚金錢鏢隨風打出，一齊向玄天魔女奔襲。只聽玄天魔女叫喊一聲，半空栽落，墮進林子裡去了。紅瘤目露兇光，狠狠地道：「你這丫頭還有命嗎！」忽見梟夷子蹲身地上，面色轉變，當堂嚇了一驚，問道：「師兄受了傷嗎？」梟夷子拿劍裂開褲管，伸出左腿，對紅瘤道：「我中了丫頭的毒釘鏢，快給我放血！」紅瘤才知剛才他吃了暗算，即時從腰畔拔出匕首，在梟夷子膝坳處刺破血管，按着脈穴，擠出血液來，還幸毒未有升到上身，一會已把染上毒液的血放出，裹了傷口。梟夷子定過了神，說道：「險些兒送了性命，這臭蹄子中了我的神砂，料想再逃不了。」

二人找到樹林裡，天已入暮，遠遠見玄天魔女倒在樹下，遍體血汚，項上也中了兩枚金錢鏢，正是奄奄一息。看見二人追到來，拿劍在頸子上一拉，鮮血直冒，倒在地上殭直了，死狀很慘。梟夷子嘆道：「誰敎你嫁給鷹爪頭子，這是你自取其報，怨我們不得。」紅瘤却沒半點惋惜之情，答道：「她死了還好，省得她汚辱了本門的聲譽，在江湖裡害人，今天應有此報。」梟夷子道：「聽說她和那姓雲的姘上後，已不像從前的放蕩了。」他一邊說，一邊拾起玄天魔女身旁的劍，在地上撬開泥土，草草把屍體掩埋。正想下山，紅瘤忽然道：「我們走不得，還有一事要幹呢。」梟夷子剛才放了血，覺得身子有點困倦，他問紅瘤還有什麼事未幹？紅瘤應道：「聽說賤人和姓雲的生下了孩子，若不斬草除根，將來終是一患，我們何不到她的屋裡一搜，把那孽種殺掉了，省得日後長大向我們報仇。」梟夷子一想：師弟未免幹的太過了，那孩子就算留着，失去了娘也活不下去吧。他覺得這樣做太過殘忍，但又不想阻止着師弟去幹，心生一計道：「師弟，我剛才放了血，身子倦得很，打算在這裡歇一



下，我等你回來便了。」靈谷子看見師兄果然累了，敎他在處躺一會，等自己回來。

紅瘤道人走後，梟夷子想起剛才玄天魔女死得悽慘，有點後悔。他望着那一堆泥土出神，樹上烏鴉唧唧地叫了兩聲，覺得毛管悚然。他傯傯走出樹林，看見面前一塊巖石，正好躺下休息。忽聽巖下呱呱的呼聲，像小兒啼哭，他想：「這裡荒山，那處來的孩子？」循聲找去，啼聲在巖洞裡發出，搬開石塊一望，洞裡躺着一個白白胖胖的嬰兒，見了他哭聲頓止，把一雙大眼睛瞪着他，舉起小手來，像是要他抱的樣子。老道心裡怪是誰家孩子，冒失地丟在這裡。那嬰兒在他的懷裡，展開小口，忽地笑起來，兩個小梨渦，十分可愛。梟夷子端詳一眼，看見嬰孩的衣襟上有字寫着，拿起一看，原來用指血寫着「紅裳」二字。審視間手裡又觸着一件東西，却是嬰兒頭上懸的一塊古玉，看去似是從玉珮裂下來的一部份，面上刻了一些東西。他心裡打了一楞，知道事有蹊蹺，難道是玄天魔女的孽種。

老道正在發楞，聽到紅瘤在林子裡喊他，忙把嬰兒放在原處，轉身回去，紅瘤見了他便道：「我料的不差，那孽種果然藏在屋裡。」梟夷子不免奇詫，暗想難道阿女有兩個孩子？他決定不把找到嬰孩的事告訴紅瘤，只傾頹的問道：「你有下手嗎？」紅瘤點頭道：「難道還留下來作禍根。」

書中交代一筆，原來玄天魔女把桃木人施術後，一個擺在林下，作了自己的替身；另一個放在家裡，給女兒擋了煞。剛才梟夷子二人給障眼法掩過了，那個自刎的不過是個桃木人，如今給紅瘤握殺的，也不是真的是她的女兒紅裳。這一種幻術，是往日左道旁門裡的障眼法，後來傳到湖南辰州，成爲地方上一種「祝由科」異術，至今還有一些人懂得。據說「祝由科」藉符咒施術，分爲寄體易形，前者是把身體移在某一種物質上，後者是使人精神幻覺的障眼法。玄天魔女得到師傅蒼耳子暗中傳授

道術，知道兩個師兄沒有懂得，於是拿來脫身。剛才中了奪命神砂和金錢鏢，都由桃木人擋了煞，她沒有受傷，這時正在村裡躲着。

且說梟夷子發現了洞裡的嬰兒，疑心就是玄天魔女的血裔，他一時良心發現，又覺得這女孩逗他憐愛，立心帶回去養育。他又賺紅瘤道：「師弟，你幹的還不乾淨，最好一把火把房子燒了，將來我們回去，也好向師傅交代。」靈谷子想想有理，轉身便跑。梟夷子道：「你幹妥了不要等我，我們還是各自回山去吧。」

他騙走靈谷子後，暗裡抱起嬰孩帶下山去。他把女嬰改名紅裳，回到崆峒，僱了乳媼小心撫養，他也不時下山看看孩子，漸漸作爲自已骨肉一般。光陰迅速，轉眼已是二十年，他和紅瘤道人已當了崆峒三洞眞人，前事也淡忘了。紅裳得到他從小傳授武技，在崆峒這一代弟子裡武功算是最出色的。

× × ×

書接上文：這時梟夷子在華山關上，想起了前事，覺得雲裳失踪有點出奇，正在發楞。忽報岳鍾琪到凌霄宮來相見，老道忙的戴上道冠，出室相迎。岳鍾琪一臉不安的神色，傯傯進入，後面還跟隨着兩個武官，「三箭拳」查六順和「飛天蛇」韓振聲，見了梟夷子便道：「仙翁請坐下來，今夜牢房裡又發生一宗怪事，那姓雲的犯人失踪了，他的鐵囚車已毀開，可是守在通道外的人沒見他逃出，這事眞來得十分蹊蹺了。」梟夷子聽來，覺得和雲裳失踪的情形相似，而且相隔只兩天，問道：「岳大人有派人搜索過各處隧道嗎？」岳鍾琪指着查六順二人答道：「剛才他二人已搜了整天，却沒半點兒踪跡。本官才乘夜來見仙翁，看看是否有武林高手匿在關上，給我們搗鬼。」梟夷子道：「貧道日間



也在盤算一遍，這裡山巖地道，看來不會有人能够偷進來的，除非是一早匿伏在洞裡，或者另有秘道，可以通到牢外未定。」岳鍾琪搖首道：「當初建造此關，本官曾親自監督，沒可能有別的秘道，除非是有隱身術的人，才不會給人看到。」二人商量一番，還沒想得善法。岳鍾琪只有即日飛馬晉京，向雍正奏稟，打算把獄裡重犯就地處決。

雲裳究竟去了那裡？原來她有一天，奉了岳鍾琪之命到地下囚室巡視。當她走過一條隧道，忽然一聲鬼叫，石壁伸出一個人頭，披頭散髮，雙目深陷，吐出舌頭，像個吊死鬼。雲裳嚇的一跳，定睛細視，那人頭又縮進巖石去了。她好生奇怪，想想難道眞的有鬼，傯傯走了幾步，巖石後伸出來一隻怪手，抓着她向石縫裡一扯。那地道兩邊都是巖巉石壁，雲裳給石壁夾着身軀，施展不得，連忙曲着手肘撞去，怎知觸到的身體輭如棉絮，那隻怪手已把她拖進一個黑黝黝的石洞裡，雲裳脫開那怪手後，運起夜視本領一看，見面前站着一個像鬼物的婦人，手裡拿着一根竹枝，衣服破敗，赤了雙足，頭髮像多年沒有梳洗過一般，身上一陣泥土氣味透出，正在笑吟吟地望着她。

雲裳駭的退到一角道：「你究竟是人是鬼？」那婦人不斷打量着她，張開雙手，走過來像要擁抱她，一邊答道：「乖乖，不要駭怕，我不是鬼。」雲裳避過婦人後退，喝道：「你不要走近來！」那婦人脚下一轉，身子輕烟似的，一溜便到了她的身旁，舉起竹枝一挑，當堂把雲裳的紅纓帽子揭去，露出她盤在頂上的長髮。那怪婦人見了，戇痴的發笑道：「啊呀！你眞的是阿紅，你是我的女兒，乖乖，我想得你好苦呀！」她像發瘋似的躍過來抱着雲裳，嗚嗚地啼哭，弄到雲裳手足失措，雙掌一分，要把婦人摔開，怎知婦人手臂嵌的緊緊。她究竟是個女孩子，要是劍來劍去，比個高下，還算不

得什麼；如今突然闖進這陰靈似的境界，對着一個哭笑無常的瘋人，不禁大聲叫道：「你要幹麼？再不說時，莫怪我把你一劍殺掉！」

那婦人給她一喝，像是精神回復過來，鬆開雙手，望着她道：「紅裳，你真的是我的女兒，我在這山洞裡躲藏了十幾年，盼望你們到來找我，如今給我望到了，你不信時，看看這是什麼。」她從頸上摘下一塊東西，遞到雲裳的手裡。雲裳一看竟是一片斷橛的玉珮，和自己身上的大小相同。那婦人又道：「你不要驚，我是你的娘，你跟着我來，那裡有陽光，可以看清楚這玉珮和你的一樣。」她把雲裳的手牽着，在洞裡曲折地走，一會果然露出石縫，光線射進，像天窗透光一般。

雲裳細看兩塊缺玉，合起來天衣無縫，不過還缺去三份之一，玉上刻了一匹馬，神情活躍。那婦人道：「這玉珮是你爹之物，他就是鐵馬神功史雲程，你還有一個哥哥，如今正關在這黑獄裡。」雲裳又驚又駭，問道：「誰是我的哥哥？」婦人道：「他就是雲霄，我把他寄託給西涼英雄華天挺撫養，如今落在岳鍾琪的手裡。」雲裳想了想，面上勃然變色道：「你這婦人說謊，莫非你是奸細？我爹既然姓史，我哥哥怎會姓雲？你敢騙我相信！」那婦人雙手掩面，仰起頭來已是雙淚直流，悽然道：「你爹認識我時，他化名叫作雲瀛，在清宮裡當了御前一級侍衛，後來他把我拋棄了，不久生下你兄妹二人，你不信時，到獄裡看看你哥哥的頸上，也有這一片玉塊，合



怪婦人拿竹竿一挑，竟把雲裳的帽子揭去。



起來便成一個玉珮，刻了一頭長鬃飛鬣的雄馬，那是你爹生前給我的信物。」

雲裳靜聽下去，思前想後，覺得自已從小沒了爹娘，每次問師傅都不肯說，自然有因，當下信了七分。問婦人道：「你是我的娘，為什麼不把我兄妹養大？你又為什麼要長年躲在這黑暗的山洞裡？」婦人面上露出無限欣慰，答道：「你坐下來，讓你娘把十多年來苦處告訴給你。」

這怪婦人就是玄天魔女，她當日逃出了師兄的毒手，但因失去了女兒，變成了癲癇，在西北羣山中過着流浪生活。後來遇見一個賣藥郎中，這個就是黃面客宗流，給她一些藥治好了，這是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事了。玄天魔女念到一生作孽，終日記念丈夫和兩個孩子，可是找遍了天涯海角，都如石沉大海。過了七八年，她失望地來到華山隱居，每天躲在巖洞裡潛修道術，一直過了十年，最近岳鍾琪在山上建了牢營，剛巧梟夷子也來到關上座鎮，正是狹路相逢，她躲在巖穴裡想向梟夷子報仇，窺伺

多日，才知京裡來了一個武士叫作紅裳，後來又探出她的兒子也在獄裡，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。這處天然巖洞，像蟻穴一般，無數秘洞，她每天趲身出來打探，那晚遇到了白泰官呂四娘，暗助一臂。她知道梟夷子這二十年來吐納練功，武功已是登峯造極，鬥起來不是他的敵手，所以不敢露出行踪。

玄天魔女把二十年來的變幻對女兒訴說一遍，說到傷心之處，淚落如雨。雲裳聽到她躲在巖洞裡過了十年的淒涼日子，不禁親情感動，也不知道是否天性使然，心裡一酸，骨碌地跪在玄天魔女面前，抱着她喊出一聲：「親娘！你苦透了。」二人擁抱着痛哭。玄天魔女思念了二十年的骨肉，今天母女重逢，得償心頭之願，二十年來未嘗一笑，今天才流露愉快的寬容；雲裳也感到自已身世奇離變幻，眞是巧合之至。這一晚，雲裳伴着親娘，在石洞裡住下，商量怎樣把哥哥雲霄救出。正是：

**合浦珠還　　天倫聚首**



# 第二十回：攻秘獄羣俠戰華山

## 小英雄喬裝施反間　　老道士妙計進牢營

夜色沉沉，岩洞外透進曚朧的月色，照着山洞裡石床上兩條黑影，低聲說話，她們正是分離了廿載的玄天魔女和她的女兒「雲紅裳」。這個早年時在江湖裡有名險毒的妖婦，自從隱居華山之上，已深心懺悔以往的所作所爲，她只希望有一天和自已的兒女重叙，這是世間婦人普遍的天性，如今宿願得償，便把過往的事一幕一幕地告訴給女兒知曉。

「娘親，多年來你爲甚麼不找孩兒見面，却要獨個兒在這裡吃苦？」紅裳低聲問她的媽。玄天魔女歎了一聲道：「孩子，爲娘的不是不想見你，我已探出你給梟夷子養大，但他們知道我還生存人世的時候，怕不會把我放過，還躭心他把你害了；至於你哥哥雲霄的下落，自從華老英雄死後，更沒法打聽到他的消息，我知道總有一天你二人會來見我的，所以在這裡守候着，十年如一日，如今給我望到了，你說我心中是何等的欣慰呢。」

紅裳倚在她媽的懷裡，初次嘗到慈母的眞愛，她自小在崆峒山長大，過着單調的刻板式生活，對着的又是道貌岸然的師傅，有時連洞門也不准她踏出半步，雖然山上有幾位同門師兄，可是三洞眞人門戶嚴謹，很難得到見面，有時便會感到自已身世太過孤單，如今得到親娘的撫慰，便覺得自已不再是無母之兒，心頭上無形中增加一種溫暖。

母女們說話一番，紅裳忽然問道：「娘，你說那個給關在獄裡的雲霄，十九是我的哥哥，明天就讓孩兒回去看他，如果是的，我便把他帶出獄來叩見娘親。」魔女應道：「孩子，這樣幹不得，今夜你突然失踪，岳鍾琪和梟夷子定會到處找你，若果再回去時，他們定必嚴密地把你監視着，孩子不必躭心，爲娘的早就想到了救他出來的方法了。」紅裳喜道：「娘親說的對，只未知拿什麽方法救出我哥哥。」魔女在她耳邊道：「這事還要孩兒去幹，這山上有許多秘道，有些是岳鍾琪還沒曉到的，不過要等兩天，待他們防範稍疏一點，孩兒才好去幹，如果關在獄裡的眞是你的哥哥，那時你便依我的計帶他離開華山，不要回來見我。」

紅裳聽了愕然道：「娘呀！你怎麽不想見着哥哥？」魔女道：「難道你沒知道梟夷子的手段嗎？你若把哥哥救出，就要立刻離開這裡，待將來紫陽道長前來把這個黑獄破了，那時還怕沒相見的日子嗎。」紅裳這才明白親娘的用意，魔女又把近日外間武林人的舉動說出。原來她雖然匿居洞裡，但不時化成道姑的打扮，下山打探消息。

第二天，玄天魔女把紅裳帶到高峰之上，那裡雲掩山頭，地下遠望不到。石崖上垂下一條小瀑布，淌過峭壁，山崖陷進之處成了水窪，水清如鏡。她們從一處洞口鑽出，紅裳一看那面水窪，喜道：「這裡眞是個好去處，孩兒要洗個澡呢。」魔女道：「你還未看到爲娘的眞面目，今天我再不用變形了，我要回復了本來的樣子。」

紅裳望着她的娘，不知說話裡有什麽意思，剎那間魔女突把散亂的頭髮一扯，原來是一具假髮，跟着卜冬一聲躍進水裡，浸了一會，把面上糊着像麵粉般的東西，一片片地擦去，轉眼間露出本來面



目，却是個皮膚白皙的中年婦人，面容秀麗，眼含妖媚之氣；她身上的泥污也一一濯去，雖然清瘦一點，還是體態苗條，紅裳看得目定口呆，由驚變喜，呼道：「娘親，你昨天裝成那個瘋相，唬的孩兒要死呢，原來我娘是個美麗的人兒。」她說了一半，已脫下衣裳撲進水裡，把她的娘抱着不放。魔女道：「我今天見着了你，要把過往一切的汚濁洗除，好好地和孩兒一起過活。」

兩人在水窪戲玩一番，朝霞浮在天際，陽光射出，照着兩個雪白的女人身上，像水中的兩朵白蓮，亭亭倒影，太陽也像禁不住誘惑，一會又躲在雲彩中去了。

且說武當劍客雲霄，自從白泰官呂四娘二人刼牢失敗，黃面客宗流給梟夷子摔下千丈危崖，連白泰官呂四娘也被岳鍾琪抓起，不禁一時絕望。岳鍾琪經過白泰官等進來，防守更加嚴密，另擇一處險峻地方，把三人分開囚禁，這處和往日關起黃面客的地窖又不同，地點是百丈危崖的半腰，石壁上有幾個岩洞，岳鍾琪開了地道透出，把天然岩洞作牢房，只有一條通路。犯人關在鐵囚車裡，車下四個輪子，停放在地道盡頭的岩口，下臨千尋峭壁，若果有人刼獄，只須把繫着囚車的鐵纜斬斷，車子便滑到崖下，墜成齏粉了。

雲霄給鎖上了手足，躺在鐵囚車裡，每天望出洞外，但見白雲悠悠，間中幾行雁陣飛過，便想到鳥兒飛翔天際的快活。他盼望有人會從天空中飛下來救自己，但想下去又覺得好笑，這處仙人掌石筆，高峰插天，縱有非常本領的人，也不容易上來，何況岳鍾琪手下無數能人，守在外面，就算插翼也難逃出去吧。

他在絕望當中，又不知過了幾天，半夜，覺得有人把他一推，以爲是值班的守衛巡視，藉着洞外

透進來的光影一望，誰想站在面前的是個女子，他驚詫得幾乎要叫。那女子伸手進來把他的口掩着，低聲道：「不要高聲！你是否雲霄？」他細看這女子，年紀很輕，有點面善，手裡拿着一口短劍，但不像有什麼惡意的樣子，當下點頭道：「在下正是雲霄，如果你是岳鍾琪派來的人，要殺便殺，何必相問。」那女子又道：「你不要疑心，我是來救你的，但我還有一事要問你。」雲霄訝道：「姑娘是誰？在下好似在什麼地方見過你一面，你要問的又是什麼東西？」女子蹲身在外，附耳道：「你身上是否也懸着這一塊東西？」雲霄把練過的夜視本領施出，一看女子手裡拿着一件東西，就是他從小佩在身邊的半截玉塊，以爲剛才給她盜去了，忙的一摸胸前，自己的分明還掛在項上。他驚奇地取下來，問道：「姑娘是什麼意思？爲什麼你也有這一枚玉塊？」這時女子已接過在手，把兩枚拚在一起細看，微微點頭，忽然又從身畔掏出另一塊來，連雲霄的一共是三塊，接起來瞬已變成一個圓形的玉珮，古色斑斕，玉上刻着一頭駿馬。女子轉過來拉着他的臂道：「哥哥，你是我的同胞親哥哥，我果然找着你了。」

雲霄恰似墮在五里霧中，那女子已經拿劍把鐵四車削開，她的劍青光閃閃，寒氣逼人。雲霄定眼望着她，女子毀開四車後，進來把他手足的鎖一起剁斷，像是削鐵如泥。雲霄沉吟道：「我從小在華家長大，未曾聽過有個妹妹。」女子含笑道：「哥哥快跟我離開這裡！一會兒你自然明白，多謝蒼天！我們母女三人團聚了。」雲霄更是驚奇，女子從背後脫下一柄長劍，遞給他道：「這是妹子的佩劍，你拿着使用好了，我手裡的是我二人親爹遺下來的寶劍呢。」雲霄急着逃出險地，也不暇細問，女子牽着他的手出到岩外，原來峰頂垂下一根長繩，這才明白剛才她是從上面緣下來的。



星光之下，雲霄看見女子丰神飄逸，忽然觸起往日躲在清宮的時候，亞密當的結義兄弟雲裳，樣子和她一模一樣，那時已給自己窺看到她是女扮男裝的，不禁嚓的把劍拉出，叱道：「你是清宮武士雲裳，你竟敢冒認是我的妹妹，把我騙回清宮去領賞！還幸我沒給你瞞倒。」長劍一盪，就向女子跟前戳掃。那女子吃了驚，忙的抓着繩子，順勢斜盪開去，避過一劍，她已掛身岩外峭壁，對雲霄道：「我端的就是雲裳，哥哥不要生疑，我和你是孿生兄妹，那玉珮就是証物，不久你還會見到我們的娘親，如果我要騙你，就不會給你長劍使用了。」雲霄覺得她說的有道理，可是心裡還在半信半疑。說道：「你是魔王跟前侍衛，我如何能夠信你，除非你讓我緣繩子逃下去，將來見面再說。」他想拿把繩子挑到身旁來，雲裳急的沿石壁躲開，答道：「你獨個兒逃不出的，你爲什麼不相信我？」

二人爭持之間，峰頂上呼的一响，一個黑影緣繩子直滑下來，眨眼間已落到巖前。雲霄定眼看時，是個手持竹枝的道姑，髮向上梳，作大士裝，面容淸秀，身穿一襲玄色道袍，白袜布鞋，粉頸圍着一串豆大的珍珠，晶瑩發亮，看來年紀還未過五十。雲裳也放開繩子縱下來，躲在道姑身後道：「娘親來了，哥哥不相信我的說話呢。」

雲霄不知怎的，給這道姑明潔之氣所懾，一時楞着不動。道姑柔和地說道：「孩子，你聽我說，我是你的娘，當初你們兄妹生下時，你父史雲程便不知去向，後來你的師伯要把我加害，才把你送給華老英雄撫養，面前的就是你的嫡親妹妹雲裳，今夜是我着她到來，帶你逃離這個秘密黑獄。」雲霄一面聽，想起往日華天挺告訴過他，自己親爹本來姓史的，不無原故。道姑一步步走近來，他想退避，但心靈上來了一種直覺，似乎不許他抵拒。道姑很快站到面前，緊握他的雙臂道：「好孩子，聽

娘的話跟你妹妹逃出，你們見到了紫陽道長，就把這東西拿出來。」雲霄聽她提到了自己的師公，看看這東西是一枚白玉髮簪，不禁道：「你眞個是我的親娘嗎？孩兒不孝，多年來連娘親是個什麼人都沒曉得……」他未說完，已跪在道姑跟前流下幾點眼淚。世上骨肉親情，似乎存在着一種靈感，自然之間流露出來。玄天魔女把他拉在懷裡，低聲叫出幾句親兒，細說前因，三個人擁作一團，不在話下。

一會，魔女如夢方覺道：「你二人快走！」雲霄駭道：「阿娘怎不和孩兒一起離開這處虎口？」魔女道：「孩兒不知，爲娘的要在這裡監視着鳧夷子的行動，等紫陽道長到來，把獄裡的人救出。」雲裳忽然道：「娘親，你不要把眞人殺害，她究竟把孩兒從小養大了，我不想恩將仇報。」魔女點頭道：「你娘自有主意，這段恩仇將來總有了結之日，你們依着我的吩咐去吧！」

雲霄兄妹叩別了魔女，緣繩走下峭壁，將到半途，石壁長着一株古松，夭矯伸出，二人置足樹梢，仰望他們娘親在上打着手勢，一看松樹盤根附着之處，露出石隙，寬可容人，雲霄撥開籐蔓，佝身走進，果然有路可通。他牽着雲裳曲折地向前走，漸漸寬濶，不久便發現石級。雲裳道：「娘親潛居這裡多年，山上的秘道她都曉到了，我們沒有她怎能走出。」說話間已走出洞穴，原來這處是山下許仙觀，殿宇傾圮，早已沒人在處掌香火。洞口長滿野樹，大概往日觀裡道士築了秘道，供一般尋幽探勝的騷人雅士到來遣興的地方。

兄妹二人避開大道。路上有說有笑，談起往日在清宮裡，大家都改了裝，雌雄莫辨，後來都發覺對方改了裝扮，暗中釘梢，幾乎弄到骨肉相殘，大家都怨恨沒有早些知道娘親的下落。雲霄又說出花



蝴蝶和自己的關係，可惜她愛上了亞密當，忘了本來，正和自己的娘親往日一般的遭遇。他們離開華山，依着玄天魔女的吩咐，設法打聽紫陽道長的行踪。

事有湊巧，那時清宮三級劍客領班莫人俊，奉了岳鍾琪之命，到西安把呈遞反書的張熙起解回京，同行的有亞密當的妻華燕支。他們到西安後，繳交岳鍾琪的手令，把張熙放上囚車，守備將軍撥出幾名捕快馬軍，沿途照料，一行向着潼關進發。

走上幾天，便撞上雲霄兄妹二人，那時兩兄妹已化成江湖賣解者的打扮。這天，看見前面來了一隊人，像是官兵，忙閃過一旁細看，不料來的是莫人俊華燕支二人。雲裳記起那晚在洪門香堂救出玉狐狸，給華燕支一頓臭罵；又想起莫人俊自從發現自己是個女子後，幾次瞎纏，還說些不乾不凈的話，便立心要懲戒他一下。雲霄也看到囚車裡的犯人是個讀書人，相貌慤謹，不像是作惡的人，大概又是爲了文字起禍未定。他暗想：「我們何不暗中救他一命。」

這晚，莫人俊一行停在驛站，囚車推到廊下放着，捕快馬軍張開草墊睡在車旁，對面就是莫人俊住宿的上房。入夜，莫人俊走進華燕支的室裡道：「今宵我們還是分上下夜睡覺好了，過了潼關，等京中派了官船到來，那時我們的担子也輕了。」華燕支答道：「你看這姓張的犯人也和少林派有關的嗎？前些時呂四娘白泰官已給岳將軍抓起，甘鳳池也險些兒喪在我丈夫的劍下，難道他們還敢再來？」莫人俊算是個老江湖，低聲道：「這裡近着少華山，正是江湖人出沒的所在，聽說這姓張的犯人還有同黨，呂四娘的哥哥也牽連在這案子裡，如今已逮解入京審訊了，我們還是小心防範的好。」

廊下的捕快守卒也不敢一起睡着，枕刀假寐；三鼓過後，簷頭上颼的縱下一人，幾個捕快一齊躍

起，待要叫喊，那人影把手一揚，立刻來了閃閃的光亮暗器，三個捕快都給刺中咽喉，連喊也喊不出便倒下，其餘兩人滾到車下，叫出一聲「有賊！」莫人俊聽了，連忙提劍衝出，那黑影早已迎面奔到，寒光一縷，夾着劍風點到面門。莫人俊側身發劍，一記「野馬分鬃」，貼着來劍一擋，跟着縱到車旁掩護。這時才看出來的是個蒙面女子，手裡一口短劍，如影隨形，跟着身後剁到。他把馬步一低，「藍橋掃雪」，沉臂招開蒙面女子的第二劍，口裡喝出：「賊婆娘看劍！」他把奇門劍法施出：脚踏玄門，身隨劍轉，迅速變招。這一路劍數有名的快，專憑走位奧妙壓倒敵人，如果不懂得拆招的人，很容易給逼到死角去，站着捱打的地位。

那蒙面女子也不答話，身形波浪地一高一低，短劍迴旋，起落不定，把莫人俊幾下急剁輕易招開，一會兒給她取了主動地位，劍光左右彎到身旁，流星亂轉。莫人俊給她着着佔先，細看她的劍路，正是崆峒本門的一流出手，這才大驚失色。剛才以爲是偶然給她拆去幾招，如今連鬥下去，覺得她的步法熟練，走位沒半點徧差，一時駭出一身冷汗。

這時花蝴蝶倏忽出現，她聽到莫人俊的喊聲，悤悤披衣出室，一看莫人俊和一個蒙面女賊交手，兩團劍影滾來滾去，知道來者是個高手，連忙縱身發劍，疾施一記「轅門射戟」，想給女賊一記悶招。怎知劍到半途，簷頭早已有人倒身掛着，一個翻身落下來，長劍一盪，出手就是「寒夜飛霜」，攔着把華燕支的劍向下壓落，雙劍嘶的擦出一响，二人一齊落到地上。華燕支已看出面前的是一個蒙面漢子，當下乘勢將身低伏，「漁人撒網」，把劍向前一拋，口裡喝聲：「好大胆的賊子！」她要讓莫人俊曉到來了第二個敵人。



這時候，莫人俊已看出蒙面女子不特是同派中人，還覺得她的身形舉動很是熟悉，有幾分像雲裳。但暗想：「我離開華山的時候，她還跟在梟夷子師叔跟前，怎麼會是她呢。」他吃力地再擋幾招，愈想愈覺生疑：這女子蒙了半面之外，頭上還裹着黑頭巾，她爲甚麼要這樣神祕，莫非怕我認出她的廬山眞面目嗎？他忽地把劍向左戳出，中途變招，一彎直剁下門。預料女子定然低身卸步，用「痲姑掉槳」一勢來招擋。那女子果然一劍貼上，露出上門，莫人俊乘這當兒，疾發一下「陰風掌」，閃電般劈到女子的面門。他的掌功雖然未算到家，但出手快捷，配合身形步法，變化神速。

蒙面女子似是一驚，却是忙中不亂，短劍急速貼着來劍一剪，反把莫人俊的劍壓在下邊，跟着香肩微動，來一勢「觀音坐蓮」蹲下，左掌向莫人俊的脅下直戳，這一記「撩陰手」一瞬便到，莫人俊發掌在先，剛好劈到她的頭上，便覺脅下給人點中，手臂一陣痠麻，再沒法使出勁兒，但女子的頭巾已給揭去。這電光火石般一霎兒，蒙面女子疾喝一聲，短劍嚓的剁落，就把莫人俊的劍削爲兩截。

形勢變得這樣快，莫人俊藉着輕功縱起，拿半截劍子指着女子道：「你是紅裳！你怕是瘋了吧！」女子一聲不响，穿空一劍，流星般剁到他的脚下。莫人俊使勁的向下擋出，給女子貼着一彈，那半截斷劍嘶的脫手飛開。蒙面女子手裡一揚，一縷黑影像飛蛇般匝地捲出，莫人俊驟覺雙足給一種東西綳着，愈纏愈緊，不由得翻身倒栽。

莫人俊給奪魄索絆倒，更證明蒙面女子是紅裳，他知道這暗器是梟夷子的獨門絕技。口裡嚷道：「紅裳，你受誰的指使，來和我們作對！」女子不答，一個箭步來到囚車面前，劍如風轉，一下劈倒幾個守衛官兵，餘下來的都恨爹娘生少兩條腿，一窩蜂的逃命去了。

那邊華燕支和蒙面漢子接上七八合，已疑心面前的是義兄雲霄，心裡有點羞慚。她自從在京逃出，疑心雲裳勾引她的丈夫，後來趕到華山，和亞密當重敘，想起這次夫妻間幾乎生出誤會，都由雲霄而起，心裡已是不高興。後來才知道雲霄已給亞密當抓起，關在獄裡，她雖然動過救援之念，可是關上守衛森嚴，沒法進得到獄裡；又念到這樣幹定然使亞密當生出誤會，只有把心一橫，索性不管。

如今細看賊人的身形舉動，八分是雲霄的化裝，不禁怒道：「雲霄，你還累我不夠嗎？昔日我念舊情，把你留在宮中，誰想你是個奸細，今天又來和我作對，端的是什麼意思！」雲霄見瞞她不過，應道：「虧你還敢說出口，你忘了本源，認賊作父，今宵好好地跟我離開此地，我也不會計較前事的。」華燕支深愛亞密當，那裡肯聽，手裡鳳頭劍一緊，連發兩下險着，一邊罵道：「我手裡寶劍認不得你，今天是你不義，休怨我不念舊情。」她的劍法得自「玉蠍子」眞傳，比雲霄來得險辣。雲霄擋了幾下，漸漸敵她不過，立刻虛晃一招，奔到車旁，讓雲裳上前招擋。這時雲裳剛把囚車剁毀，一看雲霄給花蝴蝶追到，即時提劍擋着，叫道：「嫂嫂，我不想傷你，勸你放下劍來，我有話要對你說。」華燕支連發兩劍，罵道：「你這女扮男裝的騙子，我還摸不清你的來路，看你朝三暮四的，想也不會是個好人。」她那裡是雲裳的敵手，罵得雲裳性起，把劍一彈，內勁震出，華燕支的劍一刹那陷進她的劍影當中，貼纏剁切，急得香汗淋漓。看她櫻唇微顫，把心一橫，抽身竄出圈外。心想：「今天顧不得你是亞密當的結義手足了。」暗裡捏着蝴蝶飛鏢，化作一簇光影打出去。怎知雲裳早已看出她要發暗器，斜裡轉身，在懷裡掏取一件東西向前施出，但見點點微光，如流螢飛舞，蝴蝶鏢打到，都給光影撞落。原來雲裳這一手是「連環九葉飛刀」，繫在一根軟索上，打出時隨意控制，像



演雜技的舞紅綢一般，九口飛刀上下奔騰，瞬便把蝴蝶鏢一起撞落。

華燕支見雲裳本領非常，也顧不得莫人俊，竄身上到簷頭，雲裳還想追趕。雲霄道：「妹妹讓她走吧？我們就算把她抓起，也爲難她不得。」二人轉身救出囚車裡的張熙，又把莫人俊從新綑上，將他縛在馬上，乘夜飛奔。這處驛站幾個小吏，那敢追趕。走了一程，前面是山裡人家，大家歇下來，張熙又作出文縐縐的樣子，向二人下拜，口稱恩公。雲霄問過犯罪的原由，才知他是向岳鍾琪呈遞反書的人，說到岳鍾琪怎樣騙他拜把，套取口供，聽得雲霄兄妹二人咬牙切齒。

且說花蝴蝶華燕支見敗在自己人的手裡，不禁怒火如焚，她沿着大路飛奔，心想：「若果亞密當這時回來，定會替我把這兩個無義之人抓着。」前面一片馬蹄聲，衝破黑夜的沉寂，迎面而來。她又想：「天將破曉，什麼人這樣早趕路。」只見一騎人馬從林裡奔出，馬上的是個英雄漢子，年紀很輕，英風爽颯，看來好生面善。那馬上的人見有人擋在路上，嚓的把劍拉出，華燕支立刻認得這少年正是昔日救自己的英雄，後來又在華山關前出現，亞密當疑心他是奸細，和他比劍相試，這少年一氣之下，連姓名也不留下便走了。

她忙把手帕一揚，喊道：「這位英雄不要疑心，我是華燕支，昔日得你相救，至今不忘。」那少年一躍下馬，打量她一眼，作禮道：「原來是亞密當的嫂子，這麼深夜了，爲何獨個兒在路上走？」華燕支正喜有了救星，便把剛才經過畧說一遍，又道：「小婦人還未知道英雄的大名，若能仗義相助，我丈夫定然向你賠話，認說當日的不是。」少年應道：「在下名叫洪英，正要趕到華山見梟夷子仙翁，有要事禀告，今夜怕不能相助了。」華燕支央道：「那個刧走犯人的，正是梟夷子的弟子紅

裳，把她抓回去，岳將軍定有重賞。」

那少年眼波一轉，答應了華燕支的請求，一路跟蹤馬蹄留下的痕跡，向少華山趕去。天才破曉，二人走到半山，向下一望，山麓一處人家，門前停着幾匹馬，一匹馬的背上似縛着一人，土屋升起炊烟。原來雲霄兄妹帶着張熙，想找到洪門中人，把莫人俊交給甘鳳池，順便打聽紫陽道長的行踪。這時他們在山戶人家裡休息，討點粥水解渴。板扉突然推開，掩進一人，是個腰懸長劍的少年，英風凛凛，却並不相識。雲霄忙的掩在張熙跟前，喝過：「你這厮好沒禮法，進來找誰！」少年目光一瞬，盯着張熙道：「我來追捕逃犯！」一句未罷，雲裳拿着碗子迎面打去，少年一縮身長劍拉出，向前一撥，碗子立刻剁成兩半，分左右打回來。雲霄乘這當兒抓得劍在手，一個箭步向少年掃出。只見少年長劍一盪，搭着來劍向側一送，雲霄驟覺一股攝力把他引到屋角去，少年已幌身出了屋子。

雲霄兄妹那裡肯捨，一雙劍如風刺出，戶外是一處平坡，綠草如茵，一望那馱着莫人俊的馬已失了踪，少年站在草地上，橫劍挺身，等二人交手。雲裳不禁柳眉倒豎，寶劍一揮，喝聲：「鷹爪兒休走！」輕身引起，劍吐寒光，夾着劍風剁出。她的劍鋒撤出螺旋急捲，只見少年一個低身，長劍在面前盪出，劍波嚓嚓的震動，洒開無數劍影，映着朝陽，黃光耀目。雲裳的劍剛一貼上，雙方都把內勁滲出，一剎那起了一片金屬碰撞聲响，他們手裡的都是寶劍，碰上便擦出火花。

二人各把本門劍訣施出，短短幾個照面，雙方的劍已接觸上無數點切。雲霄見妹妹取勝不得，縱身撤出一劍，戳取少年的左側，少年不待回眸，只聽劍風，彎身抽空斜裡一擋，就把雲霄的劍彈開，手肘微覺震動，雲裳見哥哥加進來，反爲碍了手脚，口裡道：「哥哥把着屋門，怕還有鷹爪兒躲着



呢。」說了連剁兩劍，讓雲霄抽身躍出圈外。

二人瞬又接上十幾合，雲裳雖然得到烏夷子授她追魂劍法，可是洪英得到幾派的眞傳，剛才把家傳的九宮神行劍數展出，兀自取勝不得，當下身形一幌，丹田充氣，把從寶雞洞得來的達摩劍，初次使用，手裡隨着變招，長劍捲空，化作幾縷光影，如游絲飛墜，一忽兒把雲裳裹在劍影當中。這達摩劍訣，柔中帶勁，圓渾流轉，處處是着，借敵人的力還招，有點似太極拳勢一般，一經黏貼，隨勢變化，敵人便陷在劍鋒包圍之中，這時雲裳給少年的劍飛匝點纏，左衝左戳，都沒法脫開他的纏貼，一時摸不着對方是什麼劍法。

雲霄見妹妹鬥得面紅耳熱，手裡的劍陷進少年的劍影裡，也顧不得許多，立刻全身拔起，半空發劍，流星飛墜直點少年的咽喉，怎知劍才戳落，少年輕身一引，離地數尺，颼的排雲一劍向上剁出，又快又準，半空一觸就把雲霄的劍直挑到半空，如流矢一般墜落地上。雲霄冷汗直冒，還幸挺腰得快，翻身躍開。再看他的妹妹雲裳，已給少年一記「玉女穿梭」，猛向她的腰旁劃去，劍光一亮，當堂把她的腰帶剁斷，看來還是少年手下留情。驚詫之間，少年的劍又是一變，驟看有若靈光罩體，雲裳的寶劍刷的一响給他貼着，如磁石吸鐵，少年暗喝一聲：「起！」面前一股劍風衝出，雲裳的劍已經剪脫了手，隨風捲走了。

雲霄知道再沒法鬥下去，向他妹妹打個眼色，回身奔返屋裡，想背起張熙一起逃遁，那知屋裡已沒有張熙的影子，料是有人進來把他刼走了。他再出到屋外，少年已經仗劍走下土坡，回身說一聲：「雲家兄妹，今天領教過了，後會有期！」氣得雲裳在處發抖。二人走到高處一望，坡下樹林裡走出

三四馬，正是莫人俊和華燕支，張熙給縛在馬上；少年一躍上馬，一陣塵頭風馳電掣的去了。

這番莫人俊絕處逢生，得到洪英相救，自是感激。華燕支也感到這少年英雄兩次仗義援手，又把張熙奪回來，衷心喜悅，向洪英下拜。他們一起向華山奔去，走了半途，後面一隊人馬馳來，是打着黃龍旗號。來的却是神武營統領白振、御前劍手龍木公、鐵杖眞人，還有二十名紅巾武士。莫人俊忙的上前相迎，才知白振帶了雍正諭旨，飭令岳鍾琪把捕獲叛黨就地處決。莫人俊也把剛才發生的事說出，又引洪英過來相見。白振畧一詢問，便道：「皇上有旨，逆賊張熙即日解京。這件案子日間便開審了，看來還可提及。」莫人俊道：「卑職日前奉了岳大帥之命，本來把張賊直接提解回京的，誰想在路上出了事，如今交給白大人辦理好了。」白振看了縛在馬上的張熙，下令紅巾武士從新上了枷鎖，即日解到華陰守備營寄押，等隆科多提到時，一起解京治罪。原來隆科多日前被解出京，充軍西北，後來雍正忽然要把他解回京裡處斬，皆由他供出好些和雍正有關的秘密，因此終難逃得一死。當下紅巾武士應了一聲，把張熙帶走，後來這件案子轟動全國，雍正特寫了一本「大義覺迷錄」來平息人心，將來自有分解。

一行人來到華山關上，岳鍾琪慌忙迎接欽差，白振宣讀雍正諭旨：限文到三天之內，提出牢裡犯人白泰官、呂四娘、雲霄、和幾個重犯驗明正身，一起斬決。岳鍾琪見過京中派來各侍衛，他們雖然品級比不上岳鍾琪，但身爲寶旨欽差，自然不敢怠慢。莫人俊華燕支引洪英拜見岳鍾琪，稟明來歷，知道他兩番救出華燕支，今天又把重犯截回，不免嘉獎一番，要留他在身旁當職。洪英道：「大人提拔，可惜小的有重任在身，未能即時効力。」岳鍾琪詫道：「壯士有何急務？能否對本官說出。」洪



英上前低聲稟告一遍。岳鍾琪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立刻着人帶洪英到凌霄宮見梟夷子。

那時梟夷子正在心神不寧，見洪英到來，細問之下，才知師弟紅瘤道人被囚無底深谷，等他救援，當下疑信參半。他想：「這蒙面女子難道是師妹玄天魔女，她若是未死，可能暗算紅瘤未定。」他看這少年不像是說假話的人，便道：「好孩子，事不宜遲，今夜貧道和你走一趟。」

岳鍾琪本不願梟夷子離開，但近來牢營裡發生兩件怪事，連梟夷子也猜不到原因，他希望早日把牢裡欽犯斬了，好輕了担子。又見清宮一級劍手龍木公鐵杖眞人都來了，同行還有神武營統領白振，畧覺放心。當天送了梟夷子出關，又叮囑洪英事畢回來，給他一名武官的職。

這時留在華山上的，除了京裡派來的幾名侍衛之外，還有莫人俊、花蝴蝶，和岳鍾琪帳下幾個高手。花蝴蝶本想早日晉京，但知道白振不日回去，打算等着一起登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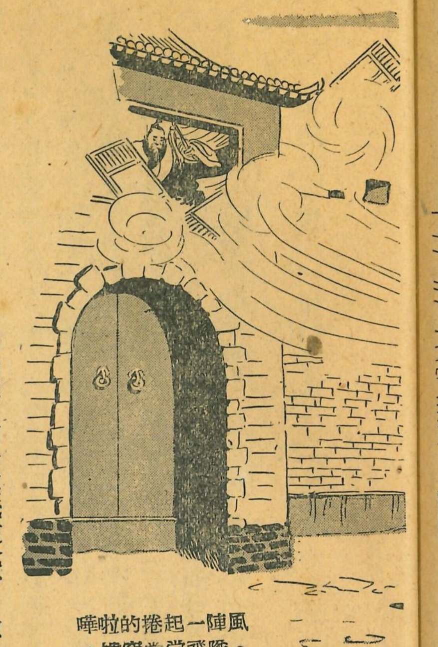
岳鍾琪把各侍衛調遣一番，守衛各處要道。自從雲霄失踪後，他察看峭壁上的洞口，可以從峯頂用繩子緣下來，因此在半山築了碉樓，圍着高牆，監視着牢房的出口。還恐怕有絕頂高手前來刼獄，便把火藥佈置在巖穴裡，事急時燃着藥引，地下囚牢立刻爆炸，犯人也要葬身洞內。

天上浮着黑雲，羣山像死寂一般，只有牢營上射出的燈光。這時仙人掌高峯的半腰，石壁上一株古松，忽然出現兩個人影，他們望着崖上新建的碉樓，那裡窗門浮出一個老道的半身影子。來的就是武當掌教紫陽道長，和他的徒孫雲霄。紫陽低聲道：「今天梟夷子走了，樓裡的大概是清宮派來的高手。」說了牽着雲霄呼的縱起，老道的輕功已是登峯造極，手掌貼在懸崖，掛身峭壁，教雲霄攀緊他的肩膊，一步步施展游牆輕功，身子像壁虎一般向上爬，一忽兒已到了高牆之上。

守在碉樓的正是鐵杖眞人，微微聽到外面有人倒下，喊了兩聲守衛，沒有答應，他一手抓回鐵杖，待要推窗躍出。突然嘩喇的捲起一陣風，是內家高手打出的無極掌風，樓窗當堂震開。鐵杖眞人一驚，探首一望，紫陽已經站在樓下，身旁一個漢子，不禁一楞。紫陽當日闖進淸宮，和赤空三藏鬥法，知道他的本領，當下把鐵杖向空一盤，呼的縱身落下，沉聲對紫陽道：「貧道和你沒甚過節，你偏要來和我作對。」紫陽道：「貧道不是有心惹你，今天要救出幾個無辜的武林朋友，不能不乘夜過訪。」鐵杖眞人道：「紫陽你眞的目中無人，有本領的只管進來。」提杖返身，竄到樓上去了。

紫陽以爲老道不敢交手，又怕是誘敵之計，畧一遲疑，碉樓上冲霄一响，射出兩枚火箭。紫陽知受了騙，衣袖一拂，直衝到樓上去，鐵杖眞人已經躍到巖頂站着，提杖屹立，喝道：「紫陽！你以爲我懼怕你，有本領的便上來！」紫陽大怒，一看石壁的巖洞離碉樓有七八丈高，剛才老道大概攀着繩梯走上，如今把軟梯收去，料自己不敢衝上。立刻提氣上引，輕身縱起，鐵杖眞人站在洞口，把鐵杖打的呼呼作响，這一個外家高手杖法有名的沉重，杖風摯力在五尺之外，紫陽雖是武林一代名師，但輕





嘩啦的捲起一陣風，
，樓窗當堂飛墜。

身上縱，超出五丈之外，去勢已緩，再施不出內勁來抵拒。他將近躍到巖口便給杖風掃射，身體飄浮不定，只得翻身落到碉樓。

他一連兩次展出絕頂輕功縱上，都給杖風逼下來，雲霄看了有點着急。鐵杖眞人向山下一指道：「你們看！關上守衛都包圍前來了，你們已作了網內之魚。」紫陽深悔剛才讓老道脫身，忽見巖洞之後，人影一晃，一個白衣的影子突然閃出，在鐵杖眞人身後一按，老道手裡鐵杖當堂墜下，翻身便倒。雲霄驚喜叫出一聲：「阿娘來了！」紫陽定睛看時，這個白衣的道姑正是玄天魔女，相隔多時，依稀還能認識。他着雲霄守在碉樓，不要給官兵衝到，轉身來一勢燕子追雲縱，直向巖上竄去，玄天魔女在上一帶，到了洞口，魔女道：「掌教久違了，小道知你定會到來，早已在此守候。」紫陽一看鐵杖眞人已給魔女用迷魂帕弄昏了，忙問道：「白泰官、呂四娘二人關在那裡？」玄天魔女向頭上一指道：「他們關在上面兩個巖洞裡，遇到有人刧奪時，守衛把繩子一鬆，囚車便會從穴口翻下來了。」紫陽一看，那巖洞又離站處十多丈高，穴口微微射出一些光線。

這時關上接到鐵杖眞人的訊號火箭，岳鍾琪立即下令戒嚴，率領着龍木公白振二人，怱怱趕到凌

霄宮，那裡正是牢房入口。剎那間石拱門上像是夜鷹飛過，龍木公已辨出是衣帶風响，喊出一聲：「有奸細！」驀地把虬龍杖呼的盤空打出，眨眼間兩條光影閃電般向岳鍾琪頭頂衝落，叮噹一响，給虬龍杖擋個正着。眞是劍隨人到，兩個全身夜行衣的刺客，左右一縱，劍光再從地面捲出。白振已經掣劍在手，撲前一擋，龍木公也把鐵杖向下一攔，雙方掩護着岳鍾琪，幾名將弁一齊拔劍，把主帥重重圍着，避進凌霄宮內。

岳鍾琪雖是一員武將，本領却比不上往日的年羹堯，剛才幸得兩名大內高手擋着刺客，他揑了一把汗，定神一望，凌霄宮外，龍木公鬥着一個使劍的蒙面女子，白振也和一個頭裹黑巾的中年漢子在處交手，這漢子額上長出一個肉瘤，兩頰鬍子，看不出眞面目。

他一想：今天賊人動手前來刦獄，來的定不只這二人。他下令緊閉宮門，剛巧莫人俊守在隧道入口之處，忙着他帶領各將弁，隨自已一起趕到犯人囚禁的地方察看。

他們傯傯沿石級走上，這處地道直透到巖洞的出口，正走之間，面前捲起一陣風，燈火盡熄，只聽岳鍾琪喊出一聲，各親隨忙的打着火種，已失了主帥所在，連莫人俊也大驚失色。

他們細看兩旁石壁，發現一處狹縫，僅容得一個人走進。莫人俊心知有異，回頭對各將弁道：「我們救大帥要緊！」大家拔出武器，側身進入石縫裡搜索，却是一個狹窄的地洞，前面似有路徑可通。各人壯着胆子前進，突然隆的一聲，滾下幾枚巨石把來路封閉了，莫人俊等都給困在一個巖穴裡。正是：

**險象環生　如何是好**



# 第二十一回：亞密當天山逢俠女

**天火鏡藏僧焚戰馬　葡萄酒回族競刁羊**

且說清宮劍手莫人俊和同行各武士，爲要救出岳鍾琪，反被困在黑暗的地穴內，一時沒法走出。那時岳鍾琪已給人點了穴道，動彈不得。剛才隧道裡刮起的一陣怪風，就是紫陽道長的乾坤袖裡風，把燈籠吹熄，玄天魔女乘這剎兒竄出來，向岳鍾琪腦後的神經穴一按，扯進石夾縫裡，這暗穴就是那天雲裳被擄進的地方，內裡似蜂房一般，有兩條秘道。莫人俊跟着搜索進來，紫陽道長施出大棒碑手，震落巖石，塞了穴口。這時岳鍾琪已是動彈不得，但還能夠說話，他看到眼前一片昏黑，以爲抓着自已的是來刦獄的賊人，不禁怒道：「你們把本官挾持，難道不怕誅滅九族嗎？」話猶未了，抓着他的人叱道：「你這沒血性的奴才，快些住口！」是個女人的口音，旁邊又有人在道：「仙姑睬他則甚，外面已經動手，我們還是到牢房去救人吧！」

守衞囚車的是岳鍾琪部下的武士查六順，他和八名守卒駐在通路上，適才聽到岩外訊號箭的破空聲响，一齊拔刀警戒，又派了二名守卒出外打探消息，才走了幾步，二人翻身便倒，剎那間地道出現人影，喝聲：「不許動！」查六順一看，來的是個道姑，手裡一口戒刀挾制着岳鍾琪走來，後面還隨着一個老道士。

查六順一驚，忽聽岳鍾琪高聲喊道：「不要管我，快把繩子割斷！」查六順知道他受人挾制，立

刻舉起腰刀向下一揮，繩子斷開，囚車當堂滑走，直滾到洞口去，就要翻到崖下。正在千鈞一髮的當兒，那道士一幌身子，在他跟前一閃便過，影子奔向洞口那邊，一手把二輛鐵囚車拉着，車子前邊的兩個輪子剛好滑到岩口，車子垂了半截下去，老道雙手一提，二輛囚車拉回洞裡，只見他雙掌一分，向鐵囚車擘落，車子篷的一响裂開，鐵板散落。犯人頸上鐵枷，給他運掌削戳，如同摧枯拉朽一般，片刻間連身上的鎖鍊也弄斷了，白泰官和呂四娘從囚車裡縱身走出。

查六順看見道士運出掌功，是武林裡頂尖兒的絕技，駭得目定口呆，神智一定，大喝一聲：「好大胆的妖道！」舉刀一指，和六名守卒衝上。那道姑見了，放下了岳鍾琪，身形縱起，手裡拿着一面像手帕的東西，在查六順和各守卒面前一揚，叫聲「倒也！」一陣白烟送進鼻子裡，便覺滿天星斗，一齊倒下。原來方才紫陽施出「隨聲易位」的絕頂輕功，道家叫作「縮地成寸」之術，趕到洞口把囚車挽着；玄天魔女就把迷魂帕迷倒各人，救出白泰官呂四娘。

呂四娘認得紫陽道長，和白泰官一起下拜。紫陽道：「兩位快起，甘大俠還在關上厮殺，讓雲霄保護着兩位，貧道還要前往接應。」二人喜極忘形，答道：「晚輩雖然被禁多日，還可隨各兄弟殺賊，前輩放心。」紫陽又引二人和玄天魔女相見。呂四娘看見岳鍾琪倒在一旁，鳳眼圓睜，奪過魔女的戒刀，待要上前把他殺了。紫陽忙阻止道：「這使不得，貧道這番只為救兩位到來，不想開了殺戒。」拉着她一起向洞口走出，一望半山碉樓上，雲霄正在力敵衝上來的守卒，紫陽怕二人身體虛弱，帶着他們縱下，一齊落到碉樓外圍牆，白泰官呂四娘禁不住性起，大喊一聲衝出，展出空手入白刃的本領，奪了兩口大刀，一輪剁殺，把守卒擘的倒東瓜一般。紫陽制止不得，忙叫道：「你們再不



罷手，貧道要走了。」

白泰官二人無奈，才縱出圈子，會合雲霄，四人隨在紫陽身後，越過圍牆向關上奔去，遠遠望見火把齊明，甘鳳池和雲裳二人正和白振龍木公展開劇鬥。龍木公手裡一根虬龍杖打的虎虎生風，他是武林外家的一流高手，杖風捲掃，有若狂風驟雨。雲裳昔日和他在御前比試，那時手裡使的是武當古劍，巧妙地擋他三招。如今用的雖然也是一口家傳寶劍，但那及得武當古劍的威力，所以一時沒法闖出重圍。紫陽喝了一聲，雙袖展開，縱身起在半空，施出內家無極掌，掌風所到，外圍兵卒的刀戟一齊捲起。雲霄劍如風轉，首先躍入掩護着雲裳，甘鳳池看見白泰官二人已被救出，精神頓壯，長劍風捲，白振看看情勢不對，虛幌一劍躍出，向石崖竄走。龍木公驟見紫陽來了，暗吃一驚，掄起虬龍杖，一勢「力劈華山」，迎頭蓋下，紫陽身形一矮，一記「撩雲手」上撥，篷的一掌迎着鐵杖，震開數尺，龍木公虎口隱隱作痛。紫陽跟着掃出「流雲袖」絕技，衣袖捲起，勁風掃出，龍木公的鐵杖沒法打近老道的身前來。紫陽道：「龍老頭兒，看你的虬龍杖有多麼堅實。」袖子飛出，搭着虬龍杖一甩，龍木公再沒法握得牢，紫陽輕輕把鐵杖奪到手裡，運出全身暗勁，雙手拿着杖頭一拗，那二百觔重的鐵杖立刻彎曲起來，轉眼間已屈成兩個圈子，順勢向龍木公面前丟出，沉聲道：「你有本領的，把這鐵杖弄挺過來吧！」龍木公暗驚紫陽的武功高出自己之上，滿面羞慚，一縱上了城牆走了。

關上數百守卒一時恨身上生少了兩條腿，飛奔逃命。甘池鳳把火炮升起，埋伏山下接應的李來風、查龍、朱蓉鏡、王崇明、女俠冒蓮等，帶領洪門幫會兄弟數十人，分幾路殺進，毀開關門，一齊衝進。忽見半山幾條人影，背着一人向嶺上飛奔，紫陽展開黑夜透視，看出前行的是個女子，後隨白

振，把岳鍾琪馱起，查六順在後保護，黑夜突圍。玄天魔女道：「亞密當的渾家花蝴蝶保護岳鍾琪逃命呢，饒他們不得。」待要趕去，紫陽道：「窮寇勿追，由他們走罷！就算趕去時也追不上了。」

各俠士破了華山關，把地下牢房裡數十名犯人放出，都是各地反清的豪傑，其中也有些因文字獄株連的從犯，未被處決的，都叩謝各俠士大恩。紫陽見大功告成，辭別各俠士下山。甘鳳池等苦苦留他，却道：「貧道早已不管外事，這番若非三音女菩薩臨行相託，也不想再惹煩惱了。」又告誡各人把困在地穴裡的莫人俊和各將弁放出，不許殺害守衛官兵，甘鳳池白泰官等唯唯應諾，大家送紫陽出了關，老道回身向各人行一個稽首，展開絕頂輕功，一會已隱沒在夜色當中。

朱蓉鏡和呂四娘夫妻重叙，如同隔世相逢，一方玄天魔女和兒女團圓，愉快處自不在言。當下把捕獲守卒和各犯人給些金銀財帛，分批遣去。魔女忽道：「這處華山仙人掌下，岩洞滿佈，隧道縱橫，不如用炸藥炸毀了，免給岳鍾琪藉作秘密牢房，害了無數性命。」雲裳問道：「娘親，剛才紫陽道長不是吩咐放走莫人俊的嗎？」魔女應道：「這些鷹爪兒饒他則甚！」李來風、白泰官、查龍等人，也讚同把他們葬身火窟，甘鳳池本不想贊同，但拗不過各兄弟，又見玄天魔女是華山的主人，這番居功不少，只得默默無言。

玄天魔女領着各人，到地道裡尋出岳鍾琪藏下的火藥，共是二十桶子，無不驚詫。魔女道：「岳鍾琪手段毒辣，魔王才這樣寵信他。」大家在天明時把炸藥分置山上各岩洞中，接起藥線透到山下，一聲號令，一齊退出，羣集山麓，看看已沒人留在關上，才把藥線燃着，白烟像蛇兒一般，蜿蜒而上，半晌時分，華山關上一團黑烟冲起，石塊像水花一般噴起半空，轟然巨响，震的如同天崩地裂，



各俠士站在山下，也覺得身子搖搖欲墮，恰似萬炮齊發，數十里外均可聽聞。可憐莫人俊和幾名武弁，葬身在地洞裡，後來崆峒三洞眞人知道，痛惜大弟子慘死，莫人俊是崆峒三友之一，他的兩個同門不久入京報仇，玄天魔女便遭到一塲刦殺，都是後話不表。

岳鍾琪逃出華山，立刻派出精兵分頭兜截，但各俠士已走的遠，他只有隨同白振入京請罪。雍正聞奏怒不可遏，聽說甘鳳池未死，更是狐疑。即日下了幾道諭旨：飛馬探查亞密當的行踪，着即日回京；又行文各地嚴緝叛逆歸案，連雲裳也作串通賊匪論罪；岳鍾琪失職降去兩級，撤回花翎賞賜，着即聘請崆峒派道士來京效力，將功贖罪；又准了紅衣喇嘛的奏請，派薩家兄弟回去雲南訪尋白鶴派劍客，禮聘他們來京見駕。那張熙曾靜的反叛案子，趁岳鍾琪在京，飭各王公大臣會審，牽連在案內的有已故儒生呂留良的後代，一家數十口，均拏了下獄；此外便是沉在寬等一干同謀的人，一時轟動天下讀書人，都急着看這件案子如何處決。

雍正回到宮中，悶悶不樂，想起赤空三藏，傯傯入到普護慈雲宮，赤空起座相迎，問道：「皇上是否爲了華山牢營被破，所以龍顏不樂？」雍正道：「聖僧未卜先知，朕就是爲此事到來，請問聖僧有何妙計，把叛賊一網成擒。」赤空稟道：「皇上請舒聖慮，倘若白泰官呂四娘等逆賊敢偷進京來，此番定要喪在貧僧的手上。」雍正聽他說來很有把握似的，問道：「朕聽管事太監說，聖僧近來常到欽天監的屋子去，又頻頻召見機匠房太監，未知有何新奇的東西造出？」赤空微笑道：「皇上聖聰睿智，不愧是一代明君，貧僧蒙召入宮，已有一年，想起本朝入關之初，湯若望南懷仁都曾掌過欽天監，他們是普魯士和比利時人，西洋有名的天算學和物理學家，昔日在宮中有不少儀器造成，貧僧因

此搜集一下，果然檢出他們留存下來的幾件特別器械，其中一具用無數凹凸鏡子組成的東西，名叫太陽取熱器，是湯若望發明的。這東西放在太陽之下，熱力可以把鋼鐵燒紅，後來貧僧把這東西帶回來，經過半年研究，如今製成兩種機械，一種可把人體片刻燒成灰燼，另一種利用折光反射作用，能使看到的人視覺迷眩，難分物體的眞僞。」

雍正平日酷愛左道旁門之術，宮裡聘了不少機匠給他建造複道暗室，像從前孟麗絲在日，寢宮裡就設有消息網、透視鏡，遇有夜行人摸進，消息網立刻發响，宮外情形，他也能從透視鏡中看出。後來紅衣喇嘛發明一種神火，曾用來焚燒獨臂尼；還有妙峰山施放的毒霧，這些就是雍正生平的傑作，最厲害的是他手下的血滴子，這種殺人利器能够一時三刻把人體化成膿血。

當下雍正好奇之心又起，先對赤空嘉奬一番，跟着就心急地追問那兩種秘密武器叫作什麼東西，如何去施用？赤空道：「第一種叫『太陽天火鏡』，雖是湯若望和南懷仁所發明，但給貧僧想出利用之法，如果把凹凸鏡子分佈在週圍數十丈的天空，每一面鏡子吸收太陽熱力，射到地面上的一點地方，人馬經過這焦點之下，片刻燒成灰燼，任是本領怎樣高强的人，也難逃燬滅，比血滴子的用處還勝百倍，而且這焦點可以隨意移動，無影無形，因此叫它作天火。」

雍正已聽得眉飛色舞，這天下午就留在普慈宮裡，細聽赤空的稟述。那第二具器械，名叫「迴光複射器」，憑折光的原理，藏在室裡適當之處，人物站在鏡子面前，反射到室外，那裡的鏡子便顯出同一的形像，一件東西，也可化成無數的東西，如果裝置在複室裡，或是甬道迴環的地方，便可使人如走進迷城，又像身入八陣圖中，難分目前景物的眞僞。



雍正不斷點頭，對赤空道：「朕寢宮之內，也裝上這樣的一面折光鏡子，想來也是一般作用吧。」赤空回道：「那作用可不同了，皇上裝設的透視鏡，不過瞭望外間情景，如今貧僧製造的，是使人看了生出幻覺。比如有刺客闖進禁宮來，他會看見幾個皇上的影子，一時無法分出眞僞；如果貧僧用脫手劍飛出，刺客也會看見無數的飛劍襲來，這便是迴光複射鏡的妙處。」

第二天，雍正御駕來到頤和園內排雲殿，殿外一座高臺，俯視園裡假山石砌。赤空早已佈置好那幾十面凹凸鏡子，焦點射到假石山下的通路上。時正仲夏，陽光直照，赤空命太監牽進一頭裝上鞍蹬的戰馬，來到石道之外，太監放開馬繮，從後打了一鞭，那匹馬便向石道奔去。一忽兒已走過天火鏡凝聚點之下，祇見一陣白烟升起，那馬兒當堂倒下，跟着像是火燄一霎，這頭馬已變成一堆黑炭，連馬踏鐵環，一起燒成紅色，看的左右侍臣心驚膽戰，雍正却掀鬚微笑，欣然自得。赤空又將控制鏡子的練子拉動，那天火鏡的聚燃點漸漸移前，射在石山後的幾株小樹上，即時焚燒，片刻已成火炭。

雍正回顧赤空道：「如今曾靜張熙的叛逆案子，不日便可審結了，將來提出行刑，定有賊黨前來刼奪，那時用這天火鏡去對付他們，教賊黨喪身火燄之下。」赤空見雍正讚許，一時高興，連隨稟請御駕到涵虛堂內休息，雍正帶着侍衞人等進入。涵虛堂是一所四面迴廊的避暑軒敞，他信步入到內廂，忽見甬道上出現三個人，都是赤空三藏，向他合十迎接，一時分不出那個才是眞的赤空。

赤空哈哈大笑，走到雍正跟前，才知兩旁的只是一面嵌在壁間的鏡子；再進內室，只見門戶林立，到處是路口，他知道也是赤空佈下來的幻境，行近看時，許多門戶是鏡子造成的，那裡實在沒有通路。雍正笑道：「聖僧，如果朕是賊人，走進來也會被拏起呢。」赤空稟道：「這還不算奇妙，皇

上請挑選幾名侍衞到來，守在這甬道裡，讓貧僧表演一些劍法給皇上觀看。」雍正即時傳令，把劍客領班于成龍和龍行劍關家兄弟二人召到，守在甬道之內。赤空吩咐他們，如果看到有武器飛襲，便拿劍子擋落。

甬道外是迴廊，赤空請雍正一同出到廊外，設了御座，只見赤空袖裡拿出兩柄匕首，青光耀目，薄如紙片。他揑在掌裡，一股掌風送出，那匕首一彎便向室裡射進。于成龍三人守在甬道上，瞥見颼的一股劍風，眼前光影一閃，幾口飛劍從戶外射進，他們一齊拉劍急擋，轉眼間四方八面都有飛劍的影子，向他們身上射來。于成龍揮動長劍，展開一團光影，保護全身，一忽兒那無數飛劍的影子在頂上盤旋一匝，即時失了所在，他們暗暗驚奇。

說話間，忽見雍正和赤空一起走進，三人連隨揷劍回鞘，上前跪接，稟告剛才所見。腦後有人哈哈大笑，是雍正的聲音，三人不禁一楞，抬頭一望，原來他們跪處，對着一面大鏡，雍正和赤空正站在後邊的通道上，連忙轉身迎駕。

雍正試驗一番，立刻下諭工匠房照式製造，預備應用。他打算把太陽天火鏡來對付和他作對的武林人，使他們化成飛灰。那時清宮之內，雖然亞密當出京未返，但甘鳳池等武林俠士正在攻破華山，知道這時期官兵通緝得緊，各地滿佈便衣巡檢，所以一時匿跡，清宮暫得安寧，按下不表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遼東劍客亞密當突然奉了雍正密旨，要他訪尋王妃孟麗絲的下落，眞是茫茫人海，踏破天涯，杳無踪影。他從陝西入到甘肅，出了玉門關，漸漸人烟稀少，有些地方清廷的兵力駐守不到，往日替他作耳目的便衣巡檢，早已失却了聯絡，路上得邊疆守卒供應馬匹糧食，匹馬單騎再



向西走。

他這番出京，路上會過許多武林豪傑，耳目增廣，他再不像從前那麼恃着本領高强，目空一切。更想起孟王妃是天山紅衣女俠的衣砵傳人，平日聽說天山之上，奇人怪客，代有不少，正好借此行一開眼界，就算孟王妃沒有回到天山，也可在那裡會到一些高人俠客，探問到她的行踪。

一路曉行夜宿，從星星峽入到新疆境內，行程已有十幾天，路經「哈密」，「吐魯蕃」，不日已望見天山，山脈綿亘，高峰揷天，遠看一片琉璃光影，就像天上的銀城，漫無邊際。他向托克遜城的駐軍問路，營官把本處的嚮導找來，亞密當問他往天山的路程。那土著答道：「老爺要去天山，未知想走那一路？從這處珠勒都斯山，西去便是伊黎，南行直到汗騰格里高峰，三千里之內都是天山地面，如果老爺找的是一所聖寺，或是一座名山，小的還容易回稟。」亞密當給嚮導問得無言可答，祇道：「本官祇是尋幽探勝而來，聽說天山南北兩高峰，上面都有高人劍客遯跡，你是本地土著，自然知道那裡是名山聖地。」那嚮導說：「老爺說的對了，天山西南方的汗騰格里高峰，從來是我們回族人崇敬的神聖地域，山上有佛教的大廟，也有回教的寺院，汗騰格里高峰長年積雪，人跡不到，祇有神仙才能夠居住的呢。」亞密當問明沿途所經的道路，當地兵站替他備好駿馬行囊，禦寒衣物，即日望着汗騰格里高峰走去。原來新疆一共有十三個民族，回族佔人口四份之三，即現在的維吾爾族，唐朝稱作「回紇」，明朝叫「畏兀兒」，有清一代均呼作「回回」。唐朝的寧國公主、咸安公主、太和公主，先後嫁給回紇通婚。另一個民族就是哈薩克，居住天山下的草原，過着游牧的生活。那裡風光如畫，亞密當一路行來，遠看的是皚皚白雪的高山，近處是青青的草原，路旁開着各種鮮艷的野花，

哈薩克牧民住的是白色毡子帳幕，在遼濶的草原上星羅棋布。年輕的小姑娘，穿着刺繡的袷袢——這是和回族相同的服裝，外形似睡衣一般，長到膝蓋的刺花外氅——男女都穿皮靴，頭戴圓頂刺花小帽，婦女的帽子揷上美麗的雀翔，在帳幕外擠牛奶。亞密當看的悠然神往，他覺得這地方眞是個樂園，和關外到處森林和矮小的土房子，各自一種不同的景色。

正走之間，一個小姑娘騎着小馬，在樹林裡走出來，手裡揚着鞭子，唱着歌兒道：

「天山好，風吹草低見牛羊；

太陽照在天山上，犢兒蹦跳姐兒唱；」

她看見有陌生的客人來了，立刻停了口，躍下馬來，熱情地拉着亞密當的馬，打着漢語道：「叔叔走的累了，歇下來喝盅馬奶子才走吧！」原來哈薩克是個好客的民族，不管認識與不認識，路上碰見，都和你握手問好，拉進帳蓬裡喝奶茶，如果傍晚，他們還要留客人住過一夜。亞密當禁不住小姑娘的熱情，下馬進帳，喝過一盅稠濃的奶茶，精神一振。待要告辭，忽見遠處一騎人馬飛奔而來，那匹是銀鬣的白馬，四蹄展開，一陣蹄聲來到帳前。馬上的是個年輕的姑娘，年紀不過十七八，裝束特異，額上裹了西藏人的束髮巾，雙鬟下垂，胸前懸了豆大的珍珠串，開襟紅短襖、白襯衣，下披西藏毡子的長裙，小皮靴，腰懸短劍，奇怪的是背着一卷黃綾布，像官裡的文書，也似僧人的度牒。這姑娘兒的裝束引起亞密當的注意，走出帳外，正打個照面，却是個面色紅潤的女孩子，長長睫毛，眼如秋水，頰上梨渦深陷，臉兒甜美，襯着雪白的牙齒，皮膚紫紅，從健康的體態看來，有幾分流露出她是在陽光之下生活着的。



銀鬣駿馬如風馳過，亞密當腦子裡已嵌着一個印像，哈薩克小姑娘陪着他說話，吹着口哨，遠遠幾個男女牧民乘馬回來，見帳裡來了客人，一起進來相見，親熱得如同一家人。一個中年牧民對亞密當道：「貴客來得正好，今夜敝族舉行『刁羊』的比賽，難得有嘉賓降臨，眞是敝族人的榮幸。」（註：「刁羊」是哈薩克族遇到有喜慶時，年青人表演騎術的奪羊比賽）

亞密當禁不住主人的盛情，答應留下來參加他們的晚會，那些牧民歡喜得擁抱着他。亞密當想起剛才馬上的女子，問道：「各位見到適才走過的年輕姑娘嗎？是不是你們族裡的人？」那中年人答道：「客官說的是否剛才走過那漂亮的姑娘，我們也打招呼來了，可惜她沒有停下馬來，看她的樣子，像是藏邊來的旅客，大概走的還不遠吧。」亞密當沒有再問下去。一會，主人已在帳外的葡萄架下，擺開一盤燒羊肉，還有乳酪水果，殷勤招待。

夜裡，月色明澈，遠望天山景色，更似神仙境界，草原上點點燈光，無數的白帳蓬沐在融和的月光下，遠處傳來胡琴小笛之音，原來是牧民彈起「冬不拉」和「彈波爾」，歌聲悠揚。亞密當隨着大夥兒來到一處山坡，已圍着無數的青年男女，都穿上了漂亮的服裝，有些起來對舞，有些對唱着歌，見了亞密當，也作他是自己族民一般的打着招呼，絕無半點陌生。（註：「彈波爾」，和「多不拉」都是回民的樂器）

年青的男女都陶醉在美妙的歌舞當中，過了片刻，人叢裡响了一聲銀笛，一個帽子上揷了長羽毛的壯年人走出來，塲裡的年青人立刻分成兩隊站着，每隊約是二十個人，有男有女。亞密當這時才看出這兩隊人分穿紅綠的圍巾，作爲標誌。那壯年人高聲道：「今夜我們欣幸獲得貴賓參加刁羊遊戲，

這次的羊兒是一頭縛有綵帶的羔子，今宵月色很好，刁羊兒的地域遠到山麓那邊，週圍三十里，誰個先奪得羊兒歸來，他就主持今夜的葡萄酒會，現在你們上馬去罷！我們的客人也要參加進來哩。」

那青年土司說罷，大家的眼睛不約而同地投向亞密當，一齊舉手歡呼。場外已備好幾十匹馬，年青人飛身上馬，排成兩列站着。亞密當不知要怎樣幹才對，突覺身旁有人把他一扯，正是日間招呼他進帳的小姑娘，她低聲說道：「你還不上馬去，那羊兒就藏在山麓之下，剛才小土司已經對你暗示了，如果你把綵羊牽返來，主持一息間的酒會，敝族人便認爲很光榮的事了。」亞密當感到小姑娘一片天眞，一看身旁已備好一匹馬，只得向小土司回禮道謝，躍身上鞍，銀笛吹响，幾十匹馬兒一齊四散奔開，像沙場裡衝鋒陷陣的鬥士，一剎兒大夥兒隨着急驟的蹄聲遠去了。

草原是天山脚下的一片斜坡，密林圍繞，地勢起伏。亞密當漫無目的地向前飛奔，一會同行的人馬漸漸分散，草原一片沉寂。他看到山下一條淺溪，水清見底，他的馬渡過急流，向樹林奔去。夜風拂面，吹來野花的香氣，神爲之爽。他想：「看剛才主人的意思，似乎想我把羊兒牽返來，這或者象徵着帶給他們族人一點幸運，那麽，我就跑到樹林裡找一趟吧。」

樹林裡一片幽靜，帶點昏暗，忽然一陣香風，似蘭非蘭，從林裡透出，他拴下馬來，一路走進。月光照射，原來樹林中間一塊露天草坡，四面山花滿佈，綠草如茵，草上正躺着一個人，秀髮散在地上，長眉入畫，竟然是日裡看見的藏族姑娘，她側身睡下，面部恰巧朝過來，不禁一楞。

那姑娘聽到脚步聲，驀地裡站起來，颼的把腰畔短劍拉出，喝叫一聲：「是誰？」亞密當這時才看到草地上還蜷伏着一頭小羔羊，頸上紮了紅綠的綵帶，剛才姑娘兒擁着小動物躺下，一時沒有察



覺。亞密當不覺驚奇地說了一聲「呀！」跟着道：「原來羊兒在這裡，我是參加刁羊兒的客人，姑娘請恕我唐突！」

小姑娘把圓溜溜的眼珠打量他一眼，嚓的把劍插回鞘裡，答道：「羊兒已給我找到了，你却來遲一點。」亞密當知道這姑娘有意捉弄他，躬身一揖道：「好姑娘，我向你陪禮了，綵羊還給我吧！」姑娘冷着面孔道：「誰個要你陪禮！你說得可笑，那一頭是你的羊兒，除非你……」說到這裡忽然停着沒接下去，面容變成天眞戇直，轉過頭來望着他的佩劍。亞密當猜不到姑娘要說什麽，忙道：「你要怎樣？是不是想我帶你參加哈薩克族人的葡萄酒會？」

小姑娘鼻裡哼的一下道：「我看你不是天山下的族民，你的裝束是個劍客，本領一定非凡，除非你和我比一手劍，勝得過我時，綵羊算是你的。」亞密當是淸宮裡紅得發熱的人，如今竟會給一個小姑娘輕視，肚子裡有氣；又想到日間看見她的行踪可疑，打算試她一下，看是什麽來頭的，當下不假思索應道：「這可容易，我平生鬥劍就像吃飯一般尋常，不過你敗給我時，勿個說我手下不留情。」姑娘不再說話，身形一動，短劍掣出，映月生輝，光芒四射，不知是什麽名劍。亞密當一時技癢，按捺不住，細想月夜美人，山花吐艷，此時此地比劍，眞是一絕。立刻拉出黃龍寶劍在手，月下弧光，投在草地上如銀蛇亂竄，那姑娘也給他的寶劍吸攝着，凝神望着不瞬眼。亞密當颼的在面前劃一大圓圈道：「讓你發劍！」

姑娘抱起羔羊放到野花叢下，突然轉身，口裡一聲「看劍！」一陣旋風，劍隨身起，劍光如螺旋切出，直鑽過來。亞密當長劍一盪，中鋒直點，穿進螺旋影裡，一陣交切的聲响，雙劍立刻分開。亞

密當沉劍進招，一勢「斗轉參橫」，斜戳而上，這一劍勁透劍鋒，觸上對方震開無數點切。那姑娘雙足略點，身形微縱，亞密當的劍當堂剎了空，一陣光影，那姑娘已失了所在。

亞密當平日眼察秋毫，這時却看不見姑娘怎樣閃避，連忙追風發劍，一衝便起。這一種劍法是一流高手才施得出，因爲無論什麼東西移動，衝過之處，氣流立刻塡補空位，憑這點微妙的感覺發劍，可把絕頂輕功的人追及。當下穿空一劍，拍的响了一下，果然半空裡觸上，人影一幌，姑娘手裡的劍已把黃龍劍煞着卸開。亞密當恃自己身輕，腰子一挺，長劍撤出，流星般向前戳落，一刹兒已剪着小姑娘的劍，搭着嘶的急轉。那姑娘緊抓劍子不放，身子在半空打了幾轉，知道鬥不過亞密當的輕功搏擊，當下借着來勁一盪，手裡的劍立即脫開亞密當的剪纏，一個跟斗縱落。

亞密當那裡肯饒，箭一般衝落，劍氣如虹，嘶風直刺，兩度光影，一前一後，向草地射落。那姑娘一勢「天魔夜舞」，抱劍轉身，雙劍急速地又再貼上，亞密當把長白派法展開，奔騰起落，劍波不時震的嚓嚓作响，漸漸把小姑娘裹在白練當中，遠看一個紅色的影子在白練裡乍隱乍現，這影子正是她身上的紅短襖。亞密當的劍愈來愈快，那姑娘身形溜轉，動如兎脫，劍聲交响，亞密當的劍着着刺空。那姑娘驀地暗叫一聲：「好劍法！」招數突然一變，短劍左右對切成了之字形，驟看似「玉女穿梭」，可是劍鋒所過，震出無數鋸齒的光影，把亞密當一手長白劍法封閉在光影裡，白練像是寸寸斷開，撞起了無數火花。亞密當平生未逢像今天的勁敵，心想：鬥下去縱然不敗，也會吃點眼前虧。丹田一歛，氣往上提，使一記「楊枝甘露」，劍鋒洒開，趁勢全身拔起，恰似飛鳥出巢，翻身落到數丈之外。



那姑娘劍光驟歛，望着亞密當出神道：「喂！高個子，你不想再比下去嗎？」亞密當應道：「好姑娘，我二人的本領一般好，比下去也分不出勝負來的，我們不如交個朋友吧，你叫什麼名字？能否讓我知道？」姑娘眼裡神秘地溜了溜，努着嘴兒道：「我怕你不是好人，誰敢和你交朋友，來吧！天時多麽好，我玩的起勁了，我們再比下去。」亞密當眉頭一縐，心想：「她使的是一口短劍，讓我賺她站圈子來交手。」所謂站圈子，是校塲裡古老的比武方法，地上劃了兩個圈子，雙方站在圈裡交手（不論拳劍刀槍），誰個踏出圈外去的，算作輸掉。

亞密當微笑答道：「我奉陪幾手便是，不過大家站在圈子裡發劍，才有點意思。」說了拿劍在草地上一旋，削去草根，地上成了一個五尺直徑的圓形。姑娘道：「看你又弄什麼花樣，只要你再比下去，什麼樣子也行。」亞密當跟着在她面前劃了個圈，距離約是三尺，又道：「誰個出了圈子，便算輸了。」

二人站好了，亞密當長劍一盪，說道：「這番我來發劍了。」運勁一彈，嘶的一記「陳倉暗渡」，劍鋒彎着剎出。這一劍勁發千鈞，無論怎樣接他一招，定必隨勢後退，才能把劍卸開。眼看那姑娘玉臂一抬，短劍嚓的貼出，亞密當正喜計售，怎知姑娘劍才搭上，身體就是一擺，全身離地，一勢「金鰲翹尾」，脚下踢出連環雙拐腿，閃電般打到他的脅下。亞密當一急，本能地將劍一甩一送，要把來勢煞着，讓脚尖打不到身上來。那姑娘就乘他一送之力，站回到圈子裡。亞密當才覷出她的連環腿是虛着，如今借自己一送之力，回到圈子裡。

他正暗驚這年輕姑娘的本領，眼前光影一動，那姑娘已把劍剎到，連忙橫劍封門，雙劍就在三尺

之間展開快戳，像兩股電火的光芒，勁風四射，一忽兒又似兩匹白練纏在一起。一時金刃劃空，劍風沙沙作响，兀自難分勝負。

花叢外突然一陣歡笑之聲，樹林裡走出無數的人，都是年青的哈薩克族男女，原來他們已躲在林裡偷看多時。剛才二人的劍風，把樹林裡的夜鶯一齊驚起，他們從四方八面奔到來，看見兩團光影，忽起忽落，年青人都看的呆了。這下裡一聲呼嘯，大夥兒湧進來，男的把亞密當舉在頭上；女的也抱着那藏族姑娘架到肩膊坐着，一起唱着歌，响澈草原，小土司牽着綵羊，隨在後面，不由分說，把二人擁簇回到他們的會場去。

草地上鋪開毡子，擺設無數水果美食，旁邊一具大銀鼎，盛滿了紅色葡萄酒。小土司宣佈道：「阿拉賜給我們兩位英雄，帶給哈薩克族人光榮和幸福！」他把兩具銀杓子遞到二人的手裡，男的女的排成兩列，捧着碗子過來接取葡萄酒。亞密當紅着臉，低聲道：「慚愧，羊兒是姑娘找到的，我可沒有份兒。」那姑娘一面取酒給哈族女子，答道：「我沒你那麼嘴饞，如果不是你給我搗蛋，惹不到這許多麻煩了。」

哈族男女喝過了酒，大家配着對兒，乘夜色尋樂去了。族長把亞密當和小姑娘讓到帳篷裡。亞密當從新作禮道：「姑娘一手劍法，使在下佩服，未知尊師是那一位？」姑娘笑道：「你還未把姓名告訴我呢。」亞密當這番微服出行，已改穿了江湖人的裝扮，當下賺她道：「在下是高麗人，姓金單名一個霸字，昨天看見姑娘單騎趕路，已料到是同路中人了。」那姑娘兒冷他一眼道：「你無非想我說出姓名來罷了，老實告訴你，我的名字多得很，單是法名便有兩個，你不如叫我雪山蓮吧。」亞密當



道：「雪山蓮，好個美麗的名字啊！你師傅又是那一位？」

那姑娘含嗔道：「你不是個老婆婆，怎麼問長問短的，我這番路過天山，難道也會觸犯王法嗎？」亞密當見她言中有物，防露出自已身份，不敢再問下去。這時女主人走進來，把姑娘請到外間去了，亞密當也給招待在一個蓬帳裡休息，想起那姑娘的舉動，有點蹊蹺，久久才能入寐。

第二朝，亞密當起來，已不見那姑娘的影子，忍不住向主人詢問。那哈族中年人說道：「她不是約過客官到京裡見面嗎？今晨還沒天亮，她便上馬登程去了。」說話間一個哈族婦人進入，遞給亞密當一張字條道：「姑娘臨走的當兒，留下這字條着給客官的呢。」亞密當忙接着一看，紙上寫道：

「清宮劍手亞密當，黃龍劍掩不住你的行藏！」

亞密當氣爲之結，主人夫婦在旁道：「客官，字裡說什麼的？這漢字我們看也看不懂。」亞密當漫聲應道：「姑娘敎我向你們道謝呢。」他呆了片刻，猜不到這藏族裝束的姑娘是什麼來歷，細想自入清宮以來，所遇到的武林絕頂高手，除了沙哈洛、孟王妃之外，這姑娘是第三個人。

這天他傯傯上馬，一路追踪前去，天山的汗騰格里高峰，已屹立在眼前。正是：

**雪山之蓮　若隱若現**

亞密當能否追踪到那名叫「雪山蓮」的姑娘兒？他到了汗騰格里高峰後，又能否見到孟麗絲？其中曲折奇離，不久便會分曉。還有赤空三藏怎樣巧施天火鏡，司馬長纓混進清宮，驚險處層出不窮，請留意本書第七八集的出版。

## 蹄風著武俠小說




清宮劍影錄(六集)

著作者：蹄　風

出版者：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
香港上環新街七至九號
電話：四八一七三
郵政信箱一五八六
電報掛號四〇一三

印刷者：環球印刷所

定價：八角